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
三

詳校官檢討

臣德生

編修

臣

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

臣章維桓

校對官員外

臣張慎和

膳錄監生

臣駱鍾球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

起癸丑明太祖洪武六年

丙寅明太祖洪武十九年

凡十四年

六年春正月親天下府州縣官

先是元年春府州縣吏來朝諭曰天下新定百姓財力俱困如鳥初飛木和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惟廉者能約己而愛人貪者必賤人以肥己爾等戒之至是親府州縣官賜酒食明日陞辭諭之曰慈祥愷悌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賊也若偽為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偽為愷悌必無樂易之誠爾等勉之

質實

明會典洪武初外官每年一朝二十九
年始定以辰戌丑未年為朝覲之期

郊壇理宜誠肅
馳奔執事豈宜
司以羽流當時
議禮諸臣如劉
基宋濂詹同輩
俱博古而達於
政體何不聞一
言匡正耶至嘉
靖時而齋醮時
興並以崇尚道
教為陽斯其監
觴矣

選朝天宮道士供事郊壇

天地社稷山川
看幣皆令司之
質實朝天宮在上元縣西即吳治城宋天慶觀也明初改名

免遼東金復二州稅

遼東金復二州去年
旱稅糧不供詔免之
質實金州本高麗南蘇城唐置金州金改蘇州後改金州

明改衛今寧海縣復州遼置金固
之元廢明改衛今復州屬奉天府

汪廣洋罷為廣東行省參政

時左丞胡惟庸專省中事
廣洋無所建白故黜之

二月停科舉命有司察舉賢才

射為六藝之一
古者教士所必
資而澤宮之典
尤重自後世文
武分途專以射
為武事於是習

帝初以官多闕員舉人俱免會試赴京聽選正月以
舉人蔣學閔鈍為起居注傅宗巖崔莘為給事中趙
震殷哲為翰林應奉又擇其年少俊異者張唯王輝
李端張紳為翰林編修蕭韶為秘書監直長繼又以
王璉張鳳任敬馬亮陳敏俱為編修入禁中文華堂
肄業命贊善大夫宋濂等為之師帝政暇親品臨其
文日給光祿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迭為之主歲時
賜賚甚厚二月以有司所取多屬少年有文無實遂
暫罷科舉更令有司察舉賢才以德行為本文藝次
之其目曰聰明正直曰賢良方正曰孝弟力田曰儒
士曰孝廉曰秀才曰人才曰耆民皆禮送京師不次
擢用而各省貢生亦由太學以進於是罷科舉者十
年帝又嘗令國子生習騎射諭之曰古之學者其文
足以經邦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相定安社稷今
天下承平爾等雖務文學亦豈可忘武備耶

文者不復究心
正鵠喪衣博帶

於此禮比樂之
道問之茫然此
古今異宜所不
能強也明祖諭
國子生習騎射
未嘗不有忘法
古然謂如此即
足以經邦哉亂
則期望不免過
奢而其時亦未
聞或均有錮於
武備者則仍不
過虛文相尚耳

命御史及按察使考察有司

命御史臺令監察御史及各道按察司察舉天下有
司有無過犯奏報黜陟帝諭臺臣曰君子有犯或出
於過誤可以情恕小人不主則貽民患故朕于廉能
之官雖或有過常加宥免若貪虐之徒雖小罪不赦
也

質實

此考察之始明史選舉志考察通天下內外
官計之其目有八曰貪曰酷曰浮躁曰不及

曰老曰病曰罷曰不謹京官六年以已亥歲四品以
上自陳取上裁五品以下分別致仕降調間住為民
具冊奏請謂之京察自弘治時定以外官辰戌丑未
年朝覲之期隨舉行察典謂之外察州縣以月計上
之府府上下其考以歲計上之布政司至三歲撫按
通核其屬事狀造冊具報麗以八分而處分察例有
四與京官同迄明相沿行之不
廢謂之大計計處者不復叙用

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設六科給事中

明初統設給事中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至是分爲
吏戶禮兵刑工六科各設給事中二人凡十二人後
增至八十一人稱元士二十二年改爲源士二十
四年每科增都給事中一人左右給事中各一人質
實給事中正五品洪武四年改正七品後增給事中
共四十人都給事中正八品左右給事中從八品
給事中正九品建文中改都給事中正七品給事中
從七品不置左右給事中永樂中仍置左右給事中
亦從
七品

頒昭鑒錄戒諸王

先是命陶凱張籌等來撫漢唐以來藩王善惡堪為勸戒者會凱出參行省編輯未成於是召文原吉王僕等續修之書成二卷

質實

張籌字惟中無錫人王僕字幼度祥符人

發明

太祖謂秦王傳文原吉等曰朕於諸子常切論之此書必時時進說使知所警戒趙伯魯

之失簡漢淮南之招客過猶不及非所望也是帝之於諸子慮之非不深教之非不切然而棣多過失桐有異謀至於惠成之間釁深尋斧蓋以裂地而封勢成寵偏又豈空言之所能禁制哉

命徐達等帥師鎮山西北平

先是帝命徐達李文忠練兵山西北平尋召還至是以元兵窺塞乃命達文忠及馮勝鄧愈湯和等帥師往鎮以備之初元宗室四大王逃匿奇嵐山中結寨自固尋出攻武州指揮程桂等擊敗之已而國公魯

爾等侵遷安殺知縣永平衛指揮楊某與戰死之指揮樊某率兵來援敵引去追至董家口敵返兵接戰樊亦死之達駐臨清遣文忠及顧時傳友德等統騎兵勝和及俞通源來亮祖等統步兵分駐山西北平相機備禦元兵復侵武朔等州達俱遣將擊走之河州土門峽邊警千戶王才戰死保德河曲為元將普賢努等所陷太原右衛千戶馮銘追擊之復其地指揮使常守道王約等追元遺兵斬其左丞相瑚圖克擒平章鼎鼎達人自大同追將掩捕武平章等於懷柔縣之三角村

質實
崑崙山在崑崙州北百里

崑崙州宋崑崙軍金升州元為崑崙州地明置縣屬太原府尋升州今因之武州唐置元順寧府明洪武四年廢府永樂中為宣府鎮宣德五年置萬全都司今興化府遷安縣金置元屬永平路明屬永平府今因之永平衛在永平府南董家口關在撫寧縣東北七十里朔州後魏置元屬大同路明屬大同府今屬朔

平府土門關在河州西九十里保德州宋軍金置州
元因之明屬太原府今直隸州河曲縣金置元省入
保德州明初復置屬太原府今屬保德州懷柔縣唐
置元廢明復置屬順天府今因之三角村在縣東北
魯爾舊作驢兒普賢努舊作普賢奴湖
圖克舊作忽都鼎鼎舊作定定今並改

夏四月定開國勲臣謚號

楚國公廖永安謚武閔豫國公俞通海謚忠烈蔡國
公張德勝謚忠毅高陽郡公耿再成謚武壯越國公
胡大海謚武莊梁國公趙德勝謚武桓以永義侯桑
世保與漢光武封寇恂為承義侯景丹為奉義侯同
不重謚初帝定金陵以元御史大夫福壽死節為之
立廟至是復議贈其官禮部言元已贈福壽浙江行
省左丞相上柱國追封衛國公謚忠肅宜仍其舊帝
是之令春秋遣官致祭諭侍臣曰疾風知勁草板蕩

識忠臣其福
壽之謂乎
實實
福壽唐古人
古舊作唐元今改

六月京師城成

城周九十六里門十有三後復建
外郭周一百八十里門十有六
實實
內為宮城外為京城門十

三南曰正陽南之西曰通濟又西曰聚寶西南曰三
山曰石城北曰太平北之西曰神策曰金川曰鐘阜
東曰朝陽西曰清涼西之北曰定淮曰儀鳳其外郭
洪武二十三年建門十六東曰桃坊仙鶴麒麟滄波高
橋雙橋南曰上方夾國鳳臺大馴象大安
德小安德西曰江東北曰佛寧上元觀音

元庫庫特穆爾侵雁門

守闕指揮吳均率眾拒之自卯至午大呼曰援兵
至矣眾皆踴躍欲戰元兵聞之解去均追擊敗之

免河間開封延安汾州被災田租

北平河間河南開封陝西延安

質實

河間漢國元路諸府蝗山西汾州旱詔免其租明改府今因之

延安隋郡元路明改府今因之汾州後魏置元屬冀寧路明萬厯二十三年升府今因之

秋七月命戶部稽各省水旱災分數優恤之

以胡惟庸為右丞相陳寧為御史大夫

自汪廣洋罷帝以惟庸為才寵任之所為多稱旨遂至大用寧性殘刻以惟庸薦擢居憲臺益務威嚴帝屢責之寧不能改

八月建歷代帝王廟

官杖同不妨府
州縣專委徒流
則當申核施行
議死以上并應
隨事上之於朝
聽候裁處縣令
月報季報已恐
懸崖索而玩愒

九月定有司季報歲報

帝以御史答祿與權等言詔祀三皇乃命禮官考定
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於京師立廟致祭
其餘守成賢君令有司立
陵廟皆每歲春秋祭之
質實建歷代帝王廟於欽天
皇五帝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漢高祖光武唐高祖
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已而寢祀周文王唐高祖增祀
隋高祖尋罷與權字道夫其先蠻部
人有別號答祿者子孫因以為氏

初府州縣戶口錢糧學校獄訟每月具書於冊縣達
州州達府府達行省類咨中書吏牘煩碎公私多糜
費又有司決獄笞五十者縣決之杖八十者州決之
一百者府決之徒以上具獄送行省移駁繁而賄賂
行帝命中書省御史臺詳議草月報為季報以季報
之數類為歲報凡府州縣獄囚依律斷決毋俟轉發

情若固有司受
賕弄法駁議多
淹則當示以懲
勸使知努力乃
轉改月為李氏
季為歲并令州
府縣不待轉發
斷決是益假以
急緩之期且更
縱其高下之便
即御史按察實
能糾劾而民之
冤抑已多況上
下相蒙未必盡
甘舉發乎文牘
雖首而流弊已

其有違枉御史按察使糾劾至二十六年定制布政
司及府州縣箚杖就決徒流軍雜犯死罪解部審錄
具死囚所坐罪名上部詳議如律者大理寺擬覆平
允監收候決不如律者駁回改正再問駁至三改擬
不當將官吏奏聞謂之照駁囚有翻異改調別衙門
問擬二次不服則具奏會九卿鞠之謂之圓審三四
訊不服而後
請旨決焉

冬十一月潞州貢人參却之

帝曰人參得之甚難毋重勞民往者奎華進香米太
原進葡萄酒俱止之國家以養民為務奈何以口腹
累人

振真定饑

茲明代吏治不
修尚畏功令非
此等集議之作
法於涼乎

真定府晉州冀州趙州饒陽新河武邑諸縣饑詔兵
部尚書劉仁等振之初饒陽知縣郭攢見邑中大饑
民食草實木皮遂以上聞帝覽其奏復咨訪得晉
冀等州皆饑乃命仁等往各州縣振之蠲其租賦質
實晉州元置屬真定路明屬真定府今因之冀州後
魏置明屬真定府今直隸州趙州北齊置明屬真
定府今直隸州饒陽漢縣明屬晉州今屬深州新河
五代時為鎮宋置縣武邑漢縣明並屬冀州今因之
劉仁武
昌人

閏月錄故功臣子孫

功臣早世恩未及嗣者錄凡二百九人後又錄
丁忠等五百十一人授指揮千百戶等官有差

定大明律

先是嘗頒律令恐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頌等為之直解又令儒臣同刑官講唐律日進二十餘條至是重命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每奏一篇揭兩廡親加裁酌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於唐採用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擬唐律以補遺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分為三十卷至
實實同頌字文
三十年作大明律詔成頒行天下
劉惟謙明史附周頌傳不詳何許人大明律篇目曰
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廬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關訟
曰詐偽曰雜律曰捕亡
曰斷獄曰名例凡十二

發明

明太祖初懲元季廢弛刑用重典後屢詔釐正至三十年申畫一之制令子孫世守羣臣

有稍議更改即坐以變亂祖制之罪又詔內外風憲官以講讀律令考校有司欲使人知律意日久

視為典文於是奸吏亂法任意輕重因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愈紛而弊無窮至律有取自上裁臨時處治者因罪在八議與一切疑獄及律無明文者設非謂任情生殺之也英憲以後欽恤微而傾伺職巨懸罪如山積而中旨縱之不問或無妄無辜而片紙付詔獄為禍尤烈蓋錦衣之獄太祖末年禁不復用而或祖違之東廠之設始於永樂作法不臧末流滋甚權移廠衛而律意不可問矣

甲寅七年春正月遣將屯田河南山東北平

帝初立民兵萬戶府寓兵於農又遣諸將屯兵龍江諸處惟康茂才績最詔褒之四年詔河南山東北平陝西山西及直隸淮安諸府屯田且勿徵三年後畝收租一斗六年太僕丞梁頤森特穆爾言寧夏四川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從之至是以河南山東北平建置兵衛而餉勞民供乃命都督僉事王簡往彰

倭在元時未嘗
有侵擾海疆之
事蓋由咸令所
攝不敢橫行視
其酋長之言謂
此我小邦便矣

遣總兵官吳禎巡海備倭

德王誠往濟寧平章李伯昇往真定經理屯務明年
又命鄧愈等諸將分屯陝西河南北平官吏犯罪議
鳳陽屯種民犯流罪者鳳陽輪作一年然後屯種命
李善長宋亮祖俞通源撫諭諸屯勸課農事又因海
運餉道有溺死者遂益講屯田政天下衛所州縣軍
民皆事墾闢其割移民就寬鄉或罪徙者為民屯
領之有司而軍屯則領之衛所邊地三分守城入
分耕作內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人授田五十畝給
牛種教樹植復租賦民以不困而軍餉益饒
梁顥森特穆爾舊作良莖僥帖木爾今改

先是帝遣使倭國告以即位且誥入寇之故其王良
懷不受命已又遣趙秩齎詔往諭良懷見之曰往者
蒙古欺我小邦令其臣趙姓者來就我今新天子即
位使若亦姓趙豈蒙古裔耶目左右將刃之秩不為

誠我則其畏服
元朝情辭畢露
矣明初遣吏招
徠致令蠲流往
誘徒為所控忽
而忘其傲慢朝
貢未久寇掠旋
滋遂有恩海備
倭之後終明之
世倭警時聞實
由於始之召侮
可見控禦外夷
之道但當震以
聲靈使其稟不
敢犯如武翰誠
效順則因而示

動嚴詞折之良懷氣沮下堂延秩禮遇甚隆遣其僧
祖來奉表稱臣貢方物帝以其俗佞佛可以西方教
誘也遣僧祖闡等送使者還賜良懷大統歷及羅緞
等物祖闡等至為其國演教國人頗敬信而良懷故
無禮拘之二年始放還倭寇掠如故乃以楨統總兵
官都督於顯副之總江陰四衛軍出海至琉球大洋
獲其兵船獻俘京師其後屢遣僧奉貢但齋書上中
書省而無表帝却勿受命禮部移牒責之並諭以啟
征之意良懷上表詞多倨慢乃專務海防帝著祖訓
列不征之國十五日日本與馬自是朝貢不至而海上
之警亦
質實
琉球在福建泉州府東海島中接漳泉
漸息
興福四州界其國王初姓歡斯氏名渴
刺兜至元末國分為三有三王曰中山曰山南曰山
北皆以尚為姓趙秩官萊州府同知不詳何許人趙
姓趙良弼事見元史
日本傳於顯黃梅人

以柔懷若無端
與之勝間往來
妄為引致鮮有
不損國威而啓
戎心者也

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免濟南平陽太原汾州等州縣被災田租

先是正月振松江府水災八千餘戶戶賜錢五千是
月以濟南府歷城等縣蝗平陽太原府汾州及衛輝
府汲縣旱皆免租蘇州府屬縣
民缺食遣官發米麥振貸之
實實
歷城漢縣明為
濟南府治汲漢
縣明為衛輝府
治今皆因之

修曲阜孔子廟

立孔顏孟三氏子孫
為教授俾訓其族人

三月方國珍卒

國珍以至正二十七年來降幕下士詹鼎為表乞哀
甚至帝心憐而赦之超入朝授廣西行省左丞食祿
不之官至是質實詹鼎寧
卒於京師

夏四月都督藍玉拔興和

時元將托音特穆爾守興和玉大敗其衆於白酒泉
擒國公特爾默齊及官屬五十九人托音特穆爾棄
城質實白酒泉在故興和城西南托音特穆爾舊
走脫因帖木兒特爾默齊舊作帖里密赤今
並改

五月日厯成

學士承旨詹同請編日厯命同與宋濂為總裁官吳
伯宗等為纂修官自起兵臨濠至六年冬征代禮樂

政刑及羣臣功過四夷朝貢皆載焉既成共一百卷
名曰大明日厯藏之金匱於是漁等復請倣唐太宗
貞觀政要分類更輯凡四十類釐為五名皇明
寶訓嗣後凡有政績史官日記錄之檢類增入

免真定等四十二府州縣旱災田租

減蘇松嘉湖極重田稅之半

帝既振蘇州饑民三十萬戶以蘇松嘉湖四府租稅
太重命戶部計其數如畝稅七斗五升者除其半

六月汰北方府州縣官

帝以北方郡縣民稀事簡命吏部量減
河南北平山東府州縣官凡三百八人

陝西雨雹山西北平河南山東蝗詔蠲其租

秋七月李文忠拔高州

三月文忠奉命同徐達以所統將士分布山西北平
屯駐因遣兵出塞獲元平章鄧博羅特特穆爾尋遣
裨將至賽音布拉克擒陳安禮至順寧斬其將珠展
魯至朔州擒太尉巴延布哈至是文忠復自率兵攻
高州大石崖拔之斬宗王托克托寶勒擒承旨伯嘉
努追奔至壇帽山擊斬魯王獲其妃及司徒達哈勒
濟等九月燕山都衛指揮使朱果通州衛指揮僉事
鄭治汝寧衛指揮僉事馮俊密雲衛指揮僉事張斌
等率師出古北口防秋卒遇寇皆高州遼置明
力戰死帝命厚恤其家製文祭之質實廢故城在今
喀喇沁故大寧城西北壇帽山在故大寧城北通州
衛在通州治南汝寧衛明初建於汝陽尋廢為千戶
所密雲衛中衛在密雲縣治東北衛在古北口鄧
博羅特特穆爾舊作節字羅帖木兒珠展魯舊作真

珠鹽托克托實勒舊作朶朶失理伯嘉努舊
作百家奴達哈勒濟舊作答海俊今並改

倭寇膠州

官軍擊敗之寇天任海
口百戶許彰追之戰死
質實 膠州元置明初屬青州府尋屬萊州府今因之

大任海口
在即墨縣

八月申定兵衛之制

帝以前代兵多虛數監其失置內外衛所凡一衛統
十千戶一千戶統十百戶百戶領總旗二總旗領小
旗五小旗領軍十皆有實數至是重定其制大率以
五千六百人為一衛而千戶以下所領之數則同遇
有事征調則分統于諸將無事則散還各衛管軍官
員不許擅自調用揀練撫綏務在得宜違者俱論如

律

振河間廣平順德真定饑

質實

順德元路明
改府今因之

九月遣崇禮侯密迪哩巴拉北歸

遣老成宦官二人護
行并遺元嗣君書

冬十一月定服制

孝錄所定服
制雖重頗允乃
制書甫頒而太
子輒敢扭私意
以違父皇之首
見恃屬居嫡長

先是貴妃孫氏薨勅禮官定服制禮部尚書牛諒等
奏儀禮父在為母服期庶母則無服帝曰父母之恩
一也低昂若是不情甚矣命儒臣考定宋濂等考古
人論服母喪者四十二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

泥舊說相爭孝
道已虧尚何足
與言禮乎然爾
時太子之所以
抗帝之所以怒
羣臣之所以震
誓實出於帝之
沾名好古有以
啓之又誰怨乎

期年者十四人帝曰三年之喪天下通喪人情所安即
天理所在乃定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
年適子衆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喪制皆有升
降書成帝親為序命之曰孝慈錄頒天下時貴妃無
子命吳王構行慈母服斬衰三年主喪事皇太子及
諸王皆齊衰杖期太子曰在禮惟士為庶母服緦大
夫以上則無服今陛下貴為天子臣忝居嫡長而為
庶母服期非所以敬宗廟重繼體也不敢奉詔帝大
怒羣臣震懼不知所出正字桂彥良言于太子曰殿
下當緣君父之情不可執小禮以虧大孝因持衰服
之太子乃服以質實貴妃孫氏陳州人牛諒字士良
東平人桂彥良名德偶以字行
慈谿人

高麗李仁任弒其王顯

顯無子以寵臣辛肫之子禍為嗣仁任弒顯立禍又殺朝廷使者而遣使告喪陽言朝使實盜所殺今已誅之帝疑其詐拘其使而遣使弔祭已仁任又為故主請謚帝曰是欲假朝命以鎮撫國人且掩其弒逆事不許釋前使還自是朝貢皆不納

乙卯八年春正月命有司察窮民

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衣食無依者給屋舍諭中書省曰昔吾在民間日擊鰥寡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厥生恨不即死心常惻然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於代天之工亦不能盡爾等為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天下有一夫不獲也

詔天下立社學

帝以京師郡縣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未沾教化命有司更立社學延師儒教民間子弟

河決開封

壞大黃寺堤百餘丈詔河南參政安然集民夫三萬餘人塞之

質實

開封黃河自河南府鞏縣流入

境經汜水縣北與懷慶府溫縣分界又東經鄭州北與懷慶府原武縣分界又東南流經中牟縣北陽武縣南又東經祥符縣北又東經封邱縣南又東經陳留縣北又東經蘭陽儀封二縣北入歸德府考城縣界大黃寺堤即埽頭堤在開封封府東北四十里安然祥符人

二月帝耕藉田

三月立鈔法

時中外各置局鑄錢有司責民出銅毀器物輸官頗
以為苦而商賈沿元之舊習用鈔多不便用錢乃詔
中書省造大明寶鈔其等六曰一貫曰五百文四百
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貫準錢一千銀一兩四
貫準黃金一兩禁民間不得以金銀貨物交易違者
罪之稅課錢鈔兼收錢什三鈔什七下文以下止用
錢遂罷寶源寶泉局越二
年復設寶泉局鑄小錢
質實洪武七年設寶鈔提
造大明寶鈔以桑穰為料其制方高一尺廣六寸質
青色外為橫文欄橫題其額曰大明通行寶鈔其內
上兩旁復為篆文八字曰大明寶鈔天下通行中圓
錢貫十串為一貫其下云中書省奏準印造大明寶
鈔與銅錢通行若五百文則畫
錢文為五串餘如其制而遞減之

發明

鈔法始於唐之飛錢宋之交會金之交鈔元
世始終用鈔錢幾廢矣然錢法尚有私鑄私

銷之弊至鈔多則賤必則敝倒鈔有工墨之需偽造較治範為易非良法也是以明初錢鈔並行嚴禁金銀物貨交易而兩浙江西閩廣民間重錢輕鈔有以錢百六十文折鈔一貫者物價翔貴而鈔法益壞至宣德初米一石用鈔五十貫後乃益嚴其禁交易用銀一錢者罰鈔千貫賦吏受銀一兩者追鈔萬貫更追免罪鈔如之及成化時鈔一貫不能直錢一文至弘正間鈔法遂廢蓋權宜之法不可以為經久之制也

免河間府州縣旱災田租

戶部言洪武四年北平河間府獻州交河縣旱災饑民流移者一千七百三十戶荒田三百三十餘頃至
今租稅無質實
獻州金置明洪武八年四月改縣交河縣宋置明俱屬河間府今皆因之
徵詒免之

賜德慶侯廖永忠死

初韓林兒在滁州帝為吳王遣永忠迎歸應天至瓜步覆其舟死帝以咎永忠及大封功臣帝曰永忠戰鄱陽忘軀拒敵可謂奇男子然使所善儒生窺朕意邀封爵故止封侯而不公後與楊憲相比憲誅永忠以功大得免至是坐僭用龍鳳諸不法事賜死永忠勇而善謀平兩廣善撫綏民為立祠克重慶禁侵掠卒取民入筓立斬之蜀人感質實

瓜步在六合縣東二十五里

發明

永忠之死明實錄諱之曰甲申德慶侯廖永忠卒上賻遺之甚厚而寧憲王通鑑博論記

丙午年事云是歲廖永忠沈韓林兒於瓜步大明惡永忠之不義後賜死博論於洪武二十九年奉勅編定既成表上之則其言非無稽也是以劉辰國初事蹟王世貞史乘考誤俱以為永忠被誅夫

林兒傳號十二年明祖固用其年號矣崛起之勢
不無憑藉猶漢高之於楚心光武之於更始也如
永忠者其亦黥
布謝祿之流乎

免驛夫田租

帝念天下驛傳馬夫供役倍於他役詔免其田租以
地有閒劇役有繁簡定自京會同館至宿州驛十三
南至京師西出秦晉北抵燕薊勞最甚租全免自百
善道至鄭州當秦晉二道勞次之免三之二自滎陽
至陝西山西北平驛百二
十一又次之免三之一
質實 百善道驛在宿州西
七十里寰宇記云古
百戰道也滎陽漢縣明
屬鄭州今屬開封府

夏四月帝如中都祀天地於園丘謁陵至自中都

質實

明祖陵在鳳陽府西南十二里太平鄉

免彰德大名臨洮平涼河州被災田租

質實

大名五代漢置府元改路明仍為府今因之

罷營中都

帝初欲如周漢制建兩京至是以勞費罷其役

誠意伯劉基卒

基佐帝定天下工謀畫料事若神暇則數陳王道帝以此張子房常呼先生而不名然性剛疾惡胡惟庸深忌之初既括間有隙地曰談洋為鹽盜藪基奏立巡檢司守之奸民弗便也會逃軍為亂吏匿不以聞

基令長子璉奏其事不先白中書省惟庸方掌省事怒使吏訐奏談洋地有王氣基圖為墓迫逐居民以致亂基坐奪俸帝初欲相惟庸基不可既而惟庸相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福也憂憤疾作惟庸挾醫往視飲其藥如有物積腹中遂篤帝遣使護歸居月餘卒基在元時得天文書於燕市一夕成誦已為高安丞進賢鄧祥甫精象緯學盡以其術授之愈洞其要及將卒以天文書授子璉曰亟上之母令後人習也世傳基事多神奇然帝嘗言基數以孔子之言導予是知陰陽風角之術基所重不在此

質實

既括

謂温州處州二府温州于漢為東甌國治唐置温州元路明府今因之處州亦漢東甌地隋初置處州治括蒼縣開皇十二年改括州詳見二年談洋隘在處州府青田縣南二百七十里接温州府瑞安縣界高安唐縣明瑞州府治進賢唐鎮宋縣明屬南昌府今皆因之劉璉字孟藻

五月遣中官趙成使河州

自鈔法行西番馬至者少帝遣成齎羅綺及巴茶往河州市之馬稍積率厚其值償之中官奉使自此始成尋為多爾濟賈賈多爾濟巴勒舊作濟巴勒所殺

賈賈

多爾濟巴勒舊作

秋七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詔百官奔喪毋俟覈報

北平按察司僉事呂本言近制士大夫出任在外聞父母喪必待移文原籍審覈俟其還報然後奔喪近者彌月遠者半年請自今官吏若遇親喪其家屬陳於官移文任所即令奔赴然後覈實帝深然之故有

是命賈賈呂本壽

州人

京師地震

十二月
復震

免應天太平寧國鎮江及蘄黃諸府旱災田租

先是六月景州滄實實景州唐置明屬河間府今因
州河間旱俱免租實一之滄州後魏置明屬河間府
今屬天津府河間縣高齊
置明河間府治今因之

八月元庫庫特穆爾卒

自元時帝遣使通好於庫庫特穆爾庫庫特穆爾留
使者不遣前後七致書皆不答既出塞復遣人招之
亦不應帝心益敬之嘗大會諸將問曰天下奇男子
誰也皆對曰常遇春帝曰遇春雖人傑吾得而臣之

吾不能臣王保保乃奇男子耳竟冊其妹為秦王妃
保保庫庫特穆爾小字也劉基亦嘗言於帝以庫庫
時穆爾未可輟及徐達敗後天兵稀出塞庫庫時穆
爾從其主徙金山至是卒於喀喇諾海之衝庭其妻
毛氏自
經死
質實 哈喇諾海在和林北 哈喇
諾海舊作哈喇海今並改

九月遣湖廣參政吳雲使雲南為所殺

帝以雲南未下再遣使招諭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
等使漢北為官軍所獲帝釋之命與雲偕行知院等
以已奉使被執且得罪乃誘雲改制書詐**質實** 吳雲
為元使者紹梁王雲以死拒知院等殺之
質實 宜興人

冬十月改都衛為都司

帝初置各都衛指揮使司節制方面至是詔改為都指揮使司凡都司十有三北平陝西山西浙江江西山東四川福建湖廣廣東廣西遼東河南行都司三西安大同建寧十五年增置貴州雲南二都司二十一年置大寧都司二十七年置四川行都司於建昌宣德中置萬全都司成化中置湖廣行督司於鄖陽

質實

明史職官志都司正二品貴州元置八番順元等處軍民宣慰使司隸四川行省明洪武四年置

貴州宣撫司永樂十一年設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今因之太寧遼中京大定府元大寧路明天寧衛今喀喇沁右翼南有故大寧城址明洪武二十年置大寧都司明年改北平行都司永樂元年仍為大寧都司徙保定以大寧地畀朵顏三衛萬全元宣德府宣平縣地明洪武二十六年置德勝堡永樂二年移萬全右衛治此今改萬全縣屬宣化府萬全都司見六年武州注建昌南詔置府元路明改衛今寧遠府

鄖陽晉鄖鄉縣元鄖縣屬均州明初因之咸
化中置府今因之行都司咸化十二年置

十二月陝州人獻天書誅之

州民有妄言得天
書惑衆者命斬之

賑蘇州湖州嘉興松江常州太寧國杭州水災

先是六月高郵州水免租六萬三百餘石仍賑之十
月以開封府祥符杞陳留封邱蘭陽商水西華及睢
州淮安府鹽城**質實**杞縣周杞國隋杞州五代晉改
水詔皆免其租**質實**縣陳留秦縣封邱漢縣蘭陽金
縣明俱屬開封府今皆因之商水宋縣西華漢縣明
俱屬開封府陳州今屬陳州府鹽城宋縣明屬淮安
府今因之

納克楚侵遼東都指揮使馬雲葉旺擊敗之

帝以納克楚必至勅雲等預為備未幾果至見備禦
嚴不敢攻越蓋州徑趨至金州指揮韋富王勝等伏
弩城下擒其驍將鼠刺呼敵大沮沿祚河適旺先引
兵扼河緣河壘冰為牆沃以水經宿疑互如堅城旁
設坑穽敵至伏四起納克楚急趨連雲島遇冰城旁
走悉陷穽中衆大潰雲自城中出合兵追擊至將軍
山必嚕河臨等乘勝逐至猪兒質實作河亦曰梓河
峪斬獲無算納克楚僅以身免質實在今奉天府蓋
平縣南西流入海連雲島在蓋平縣西十五里明設
關于此將軍山方輿紀要與畢嚕河相近畢嚕河在
蓋平縣東南九十里明一統志源出蓋平縣東南山
谷間流經復州衛入海通志源有三一出布霧山一
出猪兒嶺南流至金州界內歸服堡東入海唐書伐
高麗劉仁愿出畢列道金史必里海皆即此也猪兒

峪邊防考在蓋州衛 亂喇呼舊作
乃喇吾畢魯河舊作必栗河今並改

丙辰九年春正月命湯和等帥師鎮延安

元將巴延特穆爾為邊患帝以和為征西將軍防延
安巴延特穆爾乞降帝召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備
之秋七月巴延特穆爾來侵友德破擒之降
其衆 巴延特穆爾舊作伯顏帖木兒今改

二月太白晝見

自乙巳至於己酉凡
五日三月壬申復見

三月免近畿及山西陝西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北平湖

廣田租

詔以比年西征北伐及秦晉二府宮殿之役畿輔既極煩勞外郡疲於轉運其淮揚安徽地五府及山西等八省今年

質實

安慶宋軍慶元元年升府元路明初改寧江府洪武六年復曰安慶

府今因之

以和尼齊為翰林蒙古編修

更其姓名
質實
和尼齊舊作曰霍莊火你赤今改

夏四月庚戌雨

京師自去年八月不雨至是日始雨

五月癸酉霽

自庚戌雨至是
二十四日始霽

六月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使司

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
湖廣山西諸行省俱改為承宣布政使司罷行省平
章政事左右丞等官設布政使一員置左右叅政各
一員後設左右布政使各一員復增置左右叅議
實職官志初改布政使秩正二品左右叅政從二
品十三年改布政使正三品叅政從三品十四
年增置左右叅政正四品尋增設左右布政使十五
年置雲南布政使司二十二年定秩從二品叅政從
三品叅議從四品永樂十一年置貴州布政使司兩
京不設布按於旁近布按分司帶管按察使明初置
正三品副使正四品僉事正五品十三年罷十四年
復置并置各道按察分司二十九年改置分司為四

道

秋七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免蘇松嘉湖水災田租

凡二十九萬九千四百餘石是月免永平旱災田租
仍賑之十二月以蘇松嘉湖及常州太平寧國浙江杭
州湖廣荊州黃州諸府水
達戶部主事趙乾等賑之
質實
永平
隋平州北平郡
路明改府荊州漢置唐為江陵府元
為中興路明改荊州府今並因之

閏九月詔求直言

以五星齋度日月
相刑故有是詔

質實

按洪武實錄是年二月歲星
逆行入天微三月熒惑犯井

四月犯鬼五月太白犯畢井有客星大如彈丸白色
止天倉越數日益有光入紫微垣掃文昌尋入於張
自六月戊子至七月乙亥凡四十八日乃減

冬十一月平遙訓導葉伯巨應詔言事下獄死

伯巨上書言三事畧曰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三曰
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先王之制大
都不過三國之一今秦晉燕齊梁楚吳蜀諸國無不
連城數十異時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
必生敵望甚者祿閒而起防之無及矣願及諸王未
之國之先節其都邑減其兵衛限其疆理以待封諸
王子孫割一時之恩制萬世之利莫先於此臣又觀
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結民心以任刑失民
心者今用刑多裁自聖衷治獄之吏趨承意旨深刻
者多功平反者獲罪雖剛定舊律減宥有差然有寬

宥之名未見寬宥之實所謂實者誠在上不在下也
古之為士者以登進為榮今之為士者以涸跡無聞
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
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取天下之士網羅招
撫務無餘逸有司敦迎上道如捕重囚比至除官多
以貌選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居官一有差跌苟
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為常不少顧惜
此豈陛下所樂為哉誠欲人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
年來誅赦亦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自今宜存大體赦
小過昔者周自文武至于成康教化大行漢自高帝
至於文景始稱富庶致治之道固不可驟今陛下切
切於民俗澆漓人不知懼乃至令下而尋改已赦而
復收天下臣民莫知適從甚不稱陛下求治之心也
臣愚謂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
於守令知所務風憲知所重今之守令不過具文案
備照刷而已風紀之司不過聽訟讞獄而已非所以

使民遷善遠罪為治之大者也古者教士於學後造
選升論定後官任官後爵故成周得人為盛今天下
諸生升太學者未數月遽選入官臣恐其未諳時
務上乖國政而下困黎民也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
為不多所任名位不為不重自今數之在者有幾此
皆求治太速之過書上帝大怒曰小子間吾骨肉逮
下獄瘐死初伯巨將上書語其友曰今天下惟三事
可患其二事易見而患遽其一事難見而患速縱無
明詔吾猶將言之況求言乎其意蓋為分封也是年
春帝以諸王將之國告於郊廟有許修武事以備外
侮云云至十一年後始相繼就藩故伯巨以為其患
難見迨帝末年燕王奉命屢出塞勢始強後因削奪
稱兵遂有天下人乃以伯巨為先見云時上書者又
有海州學政曾秉政刑部主事茹太素皆累萬言帝
嘉秉政而杖太素尋又採太素疏中數事行之因命
中書定奏對式凡臣下上書言得失者文辭毋得過

繁是年考較錢穀策書空印事起主印吏及署字有
名者皆逮繫獄凡數百人帝以為數固守令署印者
欲置之死佐貳以下為軍遠方丞相御史皆知空印
者無他莫敢諫有諸生鄭士利者嘆曰上不知以為
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聖明寧有不悟適星變求言
士利曰可矣乃為書數千言以為深罪空印者恐奸
吏得挾印紙為文移以虐民耳文移必完印乃可今
考較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縱得之不足用況
不可得乎錢穀之數府必合省省必合部省府遠者
去戶部六七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非
期年不至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從來久矣
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而後罪犯者以其知而故犯
之也自立國至今未嘗有空印之律一旦捕而誅之
何以使受誅者甘心乎書成而泣曰殺我生數百人
何所恨遂入奏帝怒究使者士利笑曰吾業為國家
言事自分必死誰為我謀獄具輸作江浦而空印者

竟多所質寶海州東魏置明屬淮安府今直隸州江浦本六合縣地洪武九年分六合及滁和二

州地置浦江縣屬江寧府今因之某伯巨字居升寧海人曾秉政南昌人茹太素澤州人鄭士利字好義

寧海人

發明

伯巨所陳三事切中當時之弊而分封太侈尤為先見其言有曰昔賈誼勸文帝盡分諸

國之地空置之以待諸王子孫向使文帝早從誼言則必無七國之禍云若明祖深思伯巨之言亦豈有燕藩不靖骨肉相殘之憂哉乃怒其離間至欲取而親射之何其溺親愛而忘速害也不獨一傳之役事勢洞如觀火至於高煦宸濠相踵效尤福王之國幾竭府庫皆明祖作法於涼實階之厲奈何博求諫之虛名而棄扁倉之藥石哉

十二月遣元臣蔡子英歸和林

蔡子英受察罕特穆爾父子知薦尚不忘故帥之恩力全匹夫之節正色凜然其與已延賁中之齎鳩自隨者同一齎然不滓視危素輩之偷生俾免奚啻天淵相判耶

子英元至正中進士察罕特穆爾辟為參軍累遷行省參政元亡從庫庫特穆爾走定西庫庫特穆爾軍敗子英單騎走關中入南山帝遣人繪形求得之傳詣京師至江濱亡去久之復被獲械過洛陽見湯和長揖不拜抑之跪不肯蘇火焚其鬚不為動其妻適在洛子英避弗見至京授以官不受退而上書畧曰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病易冠裳賜酒饌授以名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臣感恩無極非不欲自竭犬馬但名義所存不敢輒渝初志自惟身本韋布知識淺陋過蒙主將知薦躍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破亡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哉臣被獲以來日夜思惟咎往昔之不死至於今日分宜自裁陛下待臣以恩禮臣固不敢賣死立名亦不敢偷生苟祿苟察臣

之愚全臣之志禁錮南海畢其餘命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帝覽書益重之館之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故曰思舊主耳帝知終不可奪命有司送出塞從其故主於和林質實南山即終南山在西安府城南五十里西自鳳翔府郿縣入境連亘藍屋鄠又及長安咸寧四縣又東抵藍田縣界蔡子英永寧入

丁巳十年春正月翰林學士承旨宋濂致仕

濂年老艱於步履帝命選良馬以賜為作良馬歌命臣咸賦之每燕見必命茶賜坐濂不能飲一日侍飲醉帝歡甚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使後世知吾君臣同樂如此也至是年六十八賜告歸及歸後每歲一朝至則恩禮加厚

益秦晉燕三府護衛

秦府西安護衛並以羽林衛軍晉府太原護衛並以興武等衛軍燕府燕山護衛並以金吾左等衛軍所益各二千
質實 西安護衛隸陝西都司羽林衛掌守二百餘人
衛巡警名為親軍太原護衛隸山西都司後草興武衛明初亦為親軍後隸後軍都督府燕山護衛吏北平都司後陞為親軍金吾衛明初為金吾侍衛親軍都護府後改
衛與羽林等號上十二衛

發明

初秦晉燕三府護衛各一千數百人葉伯巨已謂優以甲兵衛士之威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宜及其未之國之先減其兵衛云云矣太祖既不用其言又從而加益之蓋以是三府者皆臨邊扼塞欲厚其勢以捍外侮耳於是晉燕二王尤被重寄數命統兵出塞大將皆受節制而怙寵憑強然藩卒挾以構逆不可謂燕詔之善也後乃漸懲其弊往往獻還護衛宗藩不過食租稅而已積

重必返亦

其勢與

振蘇松嘉湖水災

夏四月遣鄧愈帥師擊吐蕃平之

初鄧愈克臨洮帝遣陝西行省員外郎許允德招諭吐蕃諸族而以指揮使韋正守臨洮會吐蕃來寇正擊降之既而允德還元吐蕃宣慰司何索諾木袞布詣鄧愈軍門降鎮西武靖王伯訥呼亦以諸部來降遂移正使守河州時河州城邑空虛人骨山積衆欲委棄之正不可日夜撫巡勞徠不數年遂為樂土於是烏斯藏攝帝師納木札勒巴勒藏布及國公納木喀薩丹巴嘉木燦等皆入朝置朶甘烏斯藏二衛其後數遣使朝貢往往被吐蕃侵掠帝命愈為征西將軍偕都督同知沐英討之分兵三道窮追至崑崙山

俘斬萬計留兵質實崑崙山元史志朵甘思東北有
戍諸要害而還質實大雪山番名伊拉瑪博囉即崑

崙也按伊拉瑪博囉今名阿木尼瑪勒占木遜山明

師窮追至崑崙即此乃大積石元明誤以為崑崙也

韋正字正卿壽州人本姓甯為韋德成養子冒姓韋

德成初從帝渡江戰死何索諾木衣布舊作何瑣

南普伯訥呼舊作卜訥刺納木札勒巴勒藏布舊作

喃加巴藏卜訥木喀薩丹巴嘉木燦舊作南哥思丹

八亦監藏伊拉瑪博囉舊

作亦耳麻不莫刺今並改

五月詔韓國公李善長曹國公李文忠議軍國重事

中書省都督府御史臺事

悉總之議當然後奏行

振湖廣水災

黃州常德武昌三府及岳州沔陽二州水戶給鈔一
錠戶部主事趙乾振荆蘄遵義之九月免浙西被
水田租振紹興
質寶 常德宋府元路明改府岳州隋
金華衢州水災
置元路明初改府洪武九年降
州十四年復為府今皆因之沔陽梁郡元府明改直
隸州後屬承天府今屬漢陽府紹興宋置元路明改
府今皆因之鈔一錠猶一貫也按食
貨志云錢一錠五千文則與鈔異

六月詔臣民言事實封達御前

命政事啓皇太子裁決奏聞

秋七月置通政使司

掌出納諸司文書
章奏封駁之事

質寶

職官志通政使一人正三品左
右通政各一人正四品左右

參議各一人
正五品

發明

前月甫詔臣民言事實封達御前矣至是遂置通政司考職官志通政司凡在外之題本

奏本在京之奏本並受之於早朝彙而進之有徑自封進者則參駁午朝引奏臣民之言事者有機密則不時入奏然其後奸嵩弄權以私人趙文華為通政劾疏至皆預為計則其壅蔽甚矣夫日理萬幾出納之司固不可廢然惟宜收通以時戒其沈滯而尤在人主之明察勤於訪覽若明之中葉左右大臣召覲且希羣臣雖嘵嘵廷訟衰如塞續引奏之典既虛喉舌之權積重安能無弊哉

始遣御史巡按州縣

俾詢民間疾苦廉察風俗申明教化所按藩服大臣府州縣官諸考察舉劾尤專大事奏裁小事立斷按

巡按之設蓋仿漢時繡衣直指道意偶一行之或可悟以察民

隱而糾吏弊乃
竟定為員額旋
復重其常權喜
事者既不免於
標切以致政令
紛歧而貪黷者
更易啓賄賂苞
苴之弊又或交
通大吏上下相
牒其貽害於吏
治民生者更復
不小從事有治
人無治法民之
疾苦吏之賢不
肖豈區區一巡
按遂能廉察無

臨所至必先審錄罪囚弔刷
文卷有故出入者理辯之

八月改建大祀殿於南郊

帝感齋居陰雨覽京房災異之說謂分祭天地情有
未安欲舉合祀之典命即園丘舊址為壇以屋覆之
曰大祀殿

九月以胡惟庸為左丞相汪廣洋為右丞相

帝以惟庸才可倚寵遇日盛獨相數年生殺黜陟或
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問白四方躁進之
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遺金帛
名馬玩好不可勝數廣洋淳沈守位而已

冬十一月衛國公鄧愈卒

愈狂吐著還卒於壽春年四十一追封寧河王謚武
順愈事母孝撫弟之幼孤有恩敬禮儒士簡重慎密

有士君字
之行云

丁亥冬至合祀天地於奉先殿

以大祀殿
工未成也

免河南陝西廣東湖廣田租

十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戊午十一年春正月封子五人為王

椿為蜀王栢湘王桂豫王模漢王植衛質實
王其後桂改封代模改封肅植改封遠質實
十一子

郭惠妃生封成鄉桓第十二子胡順妃生封荊州桂
第十三子郭惠妃生封大同樣第十四子母部無名
號封甘肅植第十五
子韓妃生封廣寧

徵天下布政使及知府來朝

命吏部課其殿最稱職無過者為上賜坐宴有過稱
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為下不預宴
序立於門宴畢然後
退朝觀考覈自此始

三月詔秦王檣晉王摑之國燕王棣周王橚楚王楨齊
王搏駐鳳陽

詔奏事毋先白中書省

夏四月元阿裕實哩達喇卒

子特古斯特爾穆嗣帝兩遣使往吊自為文祭之
十月歸故元平章旺札勒布哈於丞相魯爾諭以通
好十一月大同白羊鎮巡檢張文煥遇敵兵於焦山
戰歿其妻聞之同日死一子貧寒十指俱墜帝命取
至京師月給米質實一石以終其身白羊口在大同東北天鎮縣北
東北旺札勒布哈
舊作完者不花今改

存問蘇松嘉湖被水災民

濟饑民六萬二千八百餘戶賜米一石蠲逋租六
十五萬二千有奇十二月以蘇松嘉湖杭屢被水災
罷五府河泊所
以其利與民

開官典兵之弊
史鑑炯然明祖
既讀唐書常歎
見管官之專橫
何以平一洞鑿
而兩遣內侍詣
軍觀兵問勝後
世監軍之失由
此滋錫尚得云
深鑒前轍僕使
傳命四方哉

六月五開蠻叛殺靖州指揮僉事過興以辰州指揮楊
仲名為總兵官討平之

五開洞蠻吳面兒等作亂靖州衛指揮僉事過興以
兵三百捕之興父子為賊所執俱被害詔以辰州指
揮使楊仲名為總兵官討之十月遣內官吳誠往諭
仲名且觀兵十一月仲名破諸蠻面兒遠遁帝復遣
尚履奉御呂玉詣軍閱勝是役帝兩使內官至軍云
帝嘗讀唐書至魚朝恩為觀軍容使謂侍臣曰漢
末宦官雖驕縱尚無兵權唐以兵柄授之馴至刳脅
天子廢興在其掌握朕深鑒前轍左右服從之外重
者傳命四
方而已
質實
靖州衛在
州城內

秋七月蘇松揚台海溢遣使振之

質實

台州唐置元路
明改府今因之

八月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諸府州秋糧

冬十月河決蘭陽

詔免

其租

十二月遣僧宗泐等使西域

帝以佛經遺佚遣宗泐偕其徒往求之十四年冬還
額埒蘇軍民元帥府拜哲萬戶府俱遣使隨宗泐朝

貢
質實

宗泐字季澤臨海人額埒蘇舊
作俄力思拜哲舊作巴者今並改

己未十二年春正月始合祀天地於南郊

帝親作大祀
文並歌九章

遣征西將軍沐英擊洮州番大破之

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汪舒朶兒癭唃子烏都兒
等叛據納麟七站地帝命英討之復命李文忠往籌
軍事英至洮州舊城寇遁去追擊大破之擒三副使
等築城東麓山南川置洮州衛文忠言官軍守洮州
餉艱民勞帝曰洮州西控番戎東蔽隴漢唐以來
備邊要地今番寇既斥棄之不守數年後將復為患
慮小費而忘大虞豈良策哉卒置衛守之質實
洮州舊城在洮州西南七
十里即古洮陽城也後漢書西羌傳諸羌退聚洮陽
即此東麓山在洮州東番人耕種於此洮州衛明屬
臨洮府今為廳屬鞏昌府

平羌將軍丁玉擊松州番平之

先是四川威茂土司董貼里叛以玉為平羌將軍討之玉至威州貼里降指揮胡淵童勝擊降汶州叛酋楊者七等詔置茂州衛仍命淵等從玉軍征松州及是松州平玉遣指揮高顯城之遂併藩州於松州置松藩衛時眉縣彭普貴作亂知縣顧師勝捕之為所害賊等焚掠十四州縣玉回師討平之明年帝以松州遠在山谷屯種不給命罷之未幾指揮耿忠經畧其地言松州為番蜀要害地軍衛不可罷乃命復置

質實

松州唐置元屬吐蕃宣慰司明洪武十一年置松州藩州二衛尋并為松藩衛今松藩廳屬龍

安府威州唐維州宋改威州元明因之今裁歸保縣屬茂州茂州唐置明屬成都府今直隸州汶川縣晉置明屬茂州今因之舊藩州在松藩衛北七百五十里本吐蕃藩羅文地宋崇寧中生番納土

致仕而給優終
身卹下之典已
至且仍其童服
更足表異森民
乃槩予以誥勅
復量其品秩加
級無端而恩及
林泉於義實無

二月給天下貧民鈔

分潘州為上中下三州今漳臘營即故下潘州地眉
縣西魏眉州元屬嘉定路明洪武九年降縣十三年
復為直隸州今因之丁玉河
中人初名國珍後賜名玉

又命審京民孤幼者戶給
鹽十五斤孤寡者戶十斤

夏四月給致仕官誥勅復其家

秩三品以上仍舊四品以下各加一級給誥勅八月
又命致仕者復其家終身無所與其居鄉與宗族親
黨相見序尊卑如家人禮異姓無官
者相見不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

蠲北平田租

欽定四庫全書

所販至朝廷尚
爵卿黨尚爾元
古今通義顧念
其於異姓不為
答禮庶民以官
禮謁見啟其供
傲自尊之習母
性明季紳士歸
田肆行鄉曲百
姓不敢與之相
抗貽患無窮皆
此舉有以釀成
之也

六月遣都督僉事馬雲征大寧平之

秋七月以李文忠領大都督府事

冬十二月賜汪廣洋死

廣洋與胡惟庸同相惟庸所為不法廣洋知而不言
占城貢方物使者至省部不以時奏帝以為壅蔽切
責宰相廣洋懼御史中丞涂節言劉基遇毒死廣洋
宜知狀帝問之對曰無有帝怒責廣洋欺罔貶海南
舟次大平遣使勅
責廣洋自縊死
質實
涂節進
賢人

徵元吏部侍郎巴延資中不至飲鴆卒

巴延資中初為元建昌教授江西盜起授分省都事
使守贛州而陳友諒兵已破贛巴延資中間遁走閩

陳友定素知之辟為行省員外郎巴延資中出奇計收復建昌浮海如元都獻捷累遷至吏部侍郎持節發廣東何真兵救閩至則真已降於廖永忠巴延資中墮馬求死不得折其一足永忠釋之乃變姓名浪迹江湖間帝求之不得簿錄其妻子巴延資中竟不出常齋鵠自隨誓不復仕至是江西布政使沈立本言於朝以幣聘巴延資中慨然曰死晚矣為歌七章哭其祖父師友飲鵠死

質實

巴延資中西域

人祖父仕江西因家焉建昌宋置軍元路明改府贛州宋置元路明改府今皆因之巴延資中舊作伯

顏子中
今改

庚申十三年春正月胡惟庸謀反及其黨陳寧涂節等皆

伏誅

劉基遇害及惟庸反狀皆自余節發之及獄成而節亦同戮且以逆黨目之按之於理殊未可信節如果為惟庸謀主寧不知事敗之必將自累乃特以首告希圖倖免寧情事所必無况從逆須有左証如陳寧同坐者中聞兵馬籍附和

惟庸貪賄弄權無所畏忌劉基徐達吳伯宗韓宜可皆嘗言之其定遠舊宅井中忽生石笋出水高數尺諛者爭言瑞應又言其祖父塚上夜有光惟庸並喜自負有異謀吉安侯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傳平涼侯費聚奉命招降蒙古無功帝皆切責之二人懼惟庸因以權利脅誘之令在外收輯軍馬又與陳寧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賢亡命魏文進等為心膂太僕寺丞李存義者太師善長弟惟庸兄女婿李佑父也惟庸令陰說善長善長驚悸曰爾言何為若爾九族皆滅後十餘日惟庸又令存義告善長善長不能制惟庸乃遣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與期會又遣元故臣封績致書稱臣於元請兵為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馳馬於市墜死車下惟庸殺輓車者帝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不許惟庸懼乃與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等謀起事寧性嚴酷其子孟麟數諫寧怒杖之死帝惡其

之狀昭然若節則並無一事哉在發書而僅以其黨兩字坐之又何異於莫頃有定獄且陳寧奸狀史傳所載纂詳未嘗有一語及節亦別無事蹟是寧與節雖同以詞黨見誅其虛實判然可見蓋必惟庸憾節發其逆謀妄加誣引而當時亦不求左驗

不情曰寧忍於其子莫有君父耶寧懼遂與惟庸通謀方汪廣洋之賜死也廣洋妾陳氏從死帝詢之乃入官陳知縣女怒曰沒官婦女給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給勅法司取勘惟庸及六部咸當坐罪至是涂節遂上變告時中丞商嵩謫為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告帝大怒命羣臣更訊詞連寧節廷臣言節本預謀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可不誅乃誅惟庸寧并及節善長仲亨等置不問惟庸既死其反狀猶未盡露至十八年李存義為人首告十九年林賢獄成二十三年善長仲亨家奴皆首發詞所連及坐誅者三萬餘人迄數質實明紀事本末正月戊戌惟庸詭言第年未靖云

西華門內使雲奇衝蹕道勒馬銜言壯氣方勃舌駛不能達意帝怒左右撾捶亂下雲奇右臂將折垂斃猶指賊臣第勿為痛縮上悟登城望其第藏兵複壁間刀槊林立即發羽林掩捕考掠具狀磔於市與明

遽行具獄節逆無以自明耳今以明文及洪武實錄互証之足以釋千秋疑案後此嘉王之反載王強辯不服唐徽叱王吐實王言微即我黨逆併殺微事正與此相類並可見當日斷獄者之實非信讞明矣

李善長早從明祖參謀盡功成

罷中書省更定六部官秩改大都府為五軍都督府

帝懲惟庸亂政罷丞相以政歸六部部設尚書一人秩正二品分大都督為中左右前後五府征調則隸兵部二十八年勅諭羣臣國家罷丞相設府部院寺分理庶政事權歸於朝廷立法至為詳善以後嗣君毋得議置丞相臣下**質實**初設尚書正三品侍郎正四品仍隸中書省十三年

陞尚書正二品侍郎正三品五軍都督府正一品

爵列上公自當
休戚相關乃聞
惟庸逆謀並不
即時舉發幾至
變亂擒賊則善
長之黨庇叛臣
知而容隱罪實
難逆明祖置此
不問而後此以
星變賜善長死
未免輕重失宜
而王國用猶且
為之上書訟究
則更謬之甚矣

始南北更調用人

北平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人於浙江江西湖廣
直隸用之浙江江西湖廣直隸人於北平山東山西
陝西河南四川廣東廣西福建用之廣東廣西福建
人亦於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用之考覈不稱職
及以事降謫者不分南北悉於廣東廣西福建
建汀漳江西龍南安遠湖廣柳州之地選用 **實實** 直
明都江南後以北平為直隸此為南直隸汀州唐置
元路明府今因之龍南縣南唐置安遠縣蕭齊置明
俱屬贛州府
今皆因之

發明

考覈不稱職以事降謫者悉選用兩廣閩楚
等處猶是唐宋遷謫之意耳然三年吏部請
諸有罪於僞崖帝不許曰天下一家若風俗未淳
宜更擇良吏治之何此制之不符也不稱職而令

蘇松嘉湖在常
時均元之土地
士誠竊據明祖
兵爭同一非理
及既統一海宇
則宜擴公視天
下之量而偏私
遷起舉藉其田
畝重其租糧同
係亦子獨今此
數郡向隅其何
以昭公溥之道
哉

治荒遠豈
良法哉

三月減蘇松嘉湖糧額

初帝平吳怒蘇松嘉湖為張士誠守乃籍諸豪族及
富民田以為官田按私租簿為稅額楊憲為司農卿
又以地膏腴增其賦畝如二倍視他方倍蓰畝稅有
二三石者蘇最重嘉湖次之杭又次之已而詔減四
府極重田租之半然重者猶徵至七斗以上至是復
命戶部裁其額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
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驟徵三斗五升其以
下仍舊時蘇州一府秋糧二百七十四萬六千餘石
額與浙江通省
埒其重猶如此

燕王棣之國

給賜燕山中左二襲衛侍從將士五千七百七十人鈔二萬七千七百七十一錠

沐英襲元將托和齊等於額齊訥路擒之

元國公托和齊知院按珠屯和林帝命英率陝西兵擊之英至靈州偵知托和齊等在額齊訥路遂度黃河經寧夏歷賀蘭山涉流沙七日夜至其境去敵營五十里分軍為四乘夜衝枚而進合圍擒之托和齊額蘇直獲其部曲以歸都督濮英又襲元柳城王虜之至白城獲平章瑚圖克特穆爾至赤斤站獲幽王額琳沁及其部

質實 額齊訥路見五年靈州漢靈州曲千四百人 縣後魏置靈州唐靈武郡元復為州明改靈州所今州屬寧夏府賀蘭山在寧夏府西六十里流沙方輿紀要在沙州衛西今燉煌縣西又瓜州北有白城子今安西州北赤斤站元瓜州地明永樂中建赤斤蒙古衛今玉門縣屬安西州濮英

廬州人托和齊舊作脫大赤阿蘇舊作愛足瑚圖
克特穆爾舊作忽都帖木兒額琳沁舊作亦憐真今
改並

夏四月命羣臣各舉所知

應舉至京者八百六十餘人授職各有差

五月雷震謹身殿大赦

詔洪武十三年五月初三日以前罪無大小咸除之
山西民為軍者二萬四千餘戶悉還為民釋在京及
臨濠屯田
輸作者

詔免天下今年田租

凡官員以罪黜罷情非實犯者還其職從征士卒老疾者許以子代寡獨者有司資遣還鄉

六月雷震奉天門

帝避正殿省愆罷王府工役榜示天下凡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繚布之類皆無稅罷天下抽分竹木場

置諫院官

左右司諫各一人秩正七品
左右正言各二人從七品

秋八月詔天下學校師生日給廩膳

米人日一升魚肉鹽醢之類皆官給之

九月置四輔官

帝以密勿論思不可無人乃建四輔官以四時為號
詔天下舉賢才戶部尚書范敏薦耆儒王本等召至
告於太廟以本及杜佑龔黻為春官杜黻趙民望吳
源為夏官秋冬官缺以本等攝之俱兼太子賓客一
月內分司上中下三旬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勅以協
贊政事均調四時既而黻等相繼罷本坐事誅復召
安然李幹何顯周等代之然尋卒所實范敏閭鄉人
幹出為知府顯周亦罷此職遂廢王本不詳里
籍杜佑安邑人龔黻沿山人杜黻字致道壺關人趙
民望藁城人吳源莆田人李幹絳州人何顯周內黃
人

發明

明祖置四輔官責以變理陰陽之事曰是年
自春徂秋天災疊見秋暮天氣尚暄論本等

宗濂既與議禮之列又兼師傅之任而太子驕縱不恭詔未聞其一語之勸其他又何足稱史家阿好之言不足信也

冬十月安置翰林學士承旨宋濂於茂州道卒

沐浴致齋精勤國務以均調四時本等奉命盡誠建立冬朔風釀寒以成冬令感應之機如響云云所謂務虛名而非實政也所舉諸人不過飾老更引年之典何足以膺凝丞輔弼之任旋各誅罷亦自知其無益矣

濂傳太子十餘年一言動必以禮法諷諭使歸於道至有闕政教及前世興亡事必拱手曰當如是不當如彼太子每歛容嘉納其孫慎坐胡惟庸黨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帝怒欲誅之皇后以濂親教授太子諸王乞赦其死帝意解發茂州安置明年五月行至夔州以疾卒濂於學無所不通一代禮樂制作多所裁定四方求文者非其人不與日本使嘗奉勅請文以百金為獻却不受帝問之對曰天朝侍從而受小

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海外諸國朝貢
至者必問濂安否其卒也朝野惜之

辛酉十四年春正月元兵侵邊命徐達禦之

先是十三年冬十一月元平章旺札勒布哈爾布
哈入桃林口犯永平指揮劉廣戰歿千戶王輅襄創
擊敗之擒旺札勒布哈至是命達率湯和等討爾
布哈達率諸將出塞傳友德夜襲灰山克之沐英等
獲全寧四部以歸達仍鎮北平自質寶桃林山在永
是每歲春出冬暮召還以為常平府北六十
里有桃林關灰山方輿紀要在故大寧城東北
劉廣羅田人爾爾布哈舊作乃兒不花今改

定賦役籍

詔天下編賦役黃冊以一百十戶為一里推丁糧多
者十戶為長餘百戶為十甲歲役里長一又甲首十

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
凡十年一周先後以丁糧多寡為序里編一冊冊首
為圖銀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里後為畸零冊有四
一進戶部其三布政司府縣各留一馬每十年有司
更定其冊以丁糧增減而升降之二十年復命國子
生分行州縣隨糧定區區設糧長四人量度田畝方
圓次以字號編類為魚鱗冊黃冊以戶為準魚鱗冊
以土田為準魚鱗冊為經土田之訟實焉黃冊為緯
賦役之
法定焉

二月以鄭湜為福建布政司左叅議

鄭氏素以孝義聞累世同居幾三百年有訴其家交
通胡惟庸者湜兄弟六人爭欲行湜曰弟在其忍累
諸兄乎自諸吏仲兄漁先以賊長在京師湜至迎謂
曰吾家長當任其罪湜曰兄年老吾自辦之萬一不

直當服辜二人爭入獄帝聞之召見勞勉之曰有人如此肯從人為非乎擢誤為參議十九年濂坐事當逮從弟洧曰吾家稱義門吾可不質實鄭湜字仲持代兄死乎詣吏自誣服斬於市質實濂字仲德洧字仲宗金華浦江人宋鄭絳八世孫絳載宋史孝義傳六傳至文嗣旌為義門載元史孝友傳

三月大赦

詔曰朕撫育黔黎十有四年獄訟未清良由委任非人致陷刑辟今大赦天下與民更始

秋八月遣趙庸討閩廣盜平之

先是廣東右衛百戶翁顯討山寇房文廣力戰死之後屢寇海上郡縣帝命南雄侯趙庸往鎮之至是平陽春盜奏捷詔以俘囚數多命戮其魁散遣餘衆庸又平南靖海陽程鄉諸盜海寇攻掠東莞南海及肇

翁源諸府縣庸率步騎舟師八道擊破之擒賊二萬
餘賊屬八千有奇斬馘五千餘獲兵器萬九千船一
千二百招降番禺等縣民三千三百
百餘戶奏籍蠶戶萬人為水軍
府靖元南勝縣後改南靖明屬漳州府海陽縣晉置
明為潮州府治今皆因之程鄉縣蕭齊置明屬潮州
府今改嘉應直隸州東莞縣唐置明屬廣州府南海
秦郡隋縣明廣州府治西翁源縣梁置明屬韶州府
番禺縣明廣州府東治今皆因之翁顯
建昌新城人詔贈昭勇將軍都指揮僉事

河決原武

并決祥符中牟有司請興築帝以為天災令護舊堤
而已勿重困民明年春復決陝西朝邑其秋又決滎
澤陽
武質實
原武漢縣明屬開封府今因之朝邑縣西魏置
漢縣明屬開封府今因之朝邑縣西魏置

明屬同州今屬同州府榮澤縣隋置屬鄭州
今屬開封府陽武漢縣明屬開封府今因之

發明

禦災捍患經國之要務也苟恤民力則內發

補救以為勿重困民幾於因噎廢食矣其後連年
被水患至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陽山逼開封

城僅五里而舊道逆淤豈

非因循不塞之貽害哉

九月遣傅友德等征雲南

帝以雲南自恃險遠遣使招諭輒為所害乃以友德
為征南將軍藍玉為左副將軍沐英為右副將軍率
步騎三十萬往征之諭曰朕覽輿圖識雲南阨塞當
先遣騎將率一軍自永寧向烏撒而大軍自辰沅入
普定分據要害然後進師曲靖曲靖雲南咽喉彼必
并力於此以抗我師既下曲靖一將軍向烏撒以應

永寧之師大軍直搗雲南破之必矣
質實永寧元州
雲南破分兵徑趨大理可毋頓刃也
質實尋廢明復
置今屬貴州安順府烏撒宋烏撒部元路明軍民府
今改威寧州屬貴州大定府沅州唐置元路明改州
屬辰州府今改沅州府普定元路明府尋改衛今為
安順府治曲靖本唐曲靖州地元并為路明改府
今因之大理段氏有南詔地稱大理
理國元收附置路明政府今因之

冬十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制法司錄囚會翰林春坊官給事中集議以聞

會議平允然
後復奏論決

免應天等五府秋糧

應天太平廣德鎮江寧國五府秋糧官田半徵民
田全免又免開封祥符等八縣及陳州被水田租

十二月命翰林春坊官考驗諸司章奏

今編修檢討典籍同左春坊左司直郎正字贊讀考
駁諸司奏啟平允則署其銜曰翰林院庶平駁諸司
文章事其官
其列名書之
質實
此翰林平駁之始至成祖初以解
則翰林入閣之始司直郎從六品正字從九
品贊讀不常設餘詳十八年更定官制條

傳友德下曲靖元梁王巴咱爾幹爾密走晉寧自殺監

玉沐英遂克雲南

友德至湖廣遣都督郭英湖海等由永寧趨烏撒英
等擊破蠻兵于赤水河平涼侯費聚安陸侯吳復趨

普定友德玉英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克普定普安
梁王遣司徒平章達爾瑪將兵十餘萬屯曲靖以備
沐英謂友德曰彼不意我師深入若倍道疾趨出其
不意破之必矣友德是之遂進師未至曲靖數里忽
大霧四塞衝霧行阻水而止則已臨白石江矣頃之
霧霽達爾瑪大江友德欲渡英曰我兵疲恐為所阨
乃率諸軍嚴陳若將渡者而奇兵從下流濟出其陳
後張疑幟山谷間人吹一銅角元兵驚擾英急揮軍
渡江縱鐵騎擣之生擒達爾瑪俘獲萬計友德悉撫
而縱之使各歸業蠻人皆喜慰友德自率衆擊烏撒
分遣藍玉沐英趨雲南先是梁王以女妻大理酋段
得功嘗倚其兵力後以疑殺之失大理援至是聞敗
度不能支乃走晉寧州之忽納砦焚其龍衣驅妻子
赴滇池死與其左丞托迪右丞魯爾夜入草舍俱自
經死玉英師至板橋右丞觀音保以城降玉等整軍
入城戒輯軍士撫定其民友德擊破烏撒蠻遂城之

又克七星關以通畢節進至可渡河于是

質實

晉寧州

東川烏蒙芒部水西諸蠻皆望風降附

置郡元置州明因之今屬雲南府明史謫作普寧赤

水河在永寧州東南百四十里普安元路明州今屬

貴州南籠府白石江在曲靖府南寧縣東北八里源

自馬龍州界流經此下流入南盤江忽納砦在晉寧

州西滇池在雲南府城南一名昆明池延袤三百餘

里晉寧州西三里有海寶山相傳下有竅滇池之水

由此渴入潞江府之龍泉溪板橋驛名在雲南府昆

明縣東三十里七星關在貴州天定府畢節縣西七

星山上下臨七星河有城當雲貴川三省之交為喉

吭地畢節明衛今為縣屬大寧府可渡河在今威寧

州南九十五里河南雷益境河北烏撒境東川元路

明軍民府屬四川今府屬雲南烏蒙元路明軍民府

屬四川今改昭通府屬雲南芒部宋時蠻名元路明

改鎮雄軍民府今為州屬昭通府水西蠻地名黔記

蜀漢時蠻火濟從諸葛武侯南征有功封羅甸王凡數十世保有水西之地明時土司安氏即其後也

本朝康熙間安氏叛討平之置黔西府後改州屬貴州大定府郭英濠人郭子興弟胡海字海洋定遠人觀音保後為金齒指揮使賜姓名李觀達爾瑪舊作達里麻托迪舊作達的魯爾舊作驢兒今並改

發明

梁王分藩南徼撫治有方力抗蜀夏之師危而復安及庚申北去中土已非元有而王守

雲南自若歲遣使自塞外達和林行在執臣節如故者十餘年明師南下一木不支耻為銜璧之謀

甘同蹈海之節雖田橫之不辱何以加焉

壬戌十五年春正月命編類蒙古譯語

帝以前元素無文字但借高昌之書製為蒙古字而譯語未有成書難以通曉乃命翰林院侍講和約爾

濟勒編修瑪實伊克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
人事物類服食器用具載復取元秘史參考紐切其
字以諧其聲音既成詔刊行之自
質實和約爾濟勒
舊作火原潔
是使臣往復瀚漠皆能通達其情
瑪實伊克舊作馬
沙亦黑今並改

命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

帝諭之曰古之薦舉者以實不以名後世徇名而遺
實故治不如古今爾等來朝其各舉所知有一善可
稱一才可錄者皆具
實以聞朕將隨才用之

二月遣駙馬都尉李祺振河南水災

質實

李祺善長子
尚臨安公主

平
閏二月藍玉沐英克大理擒土酋段世屬郡悉下雲南

先是景川侯曹震定遠侯王弼分兵下臨安威楚諸路及是玉英帥師至大理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以上下二關為固土酋段氏聞大兵且至聚眾扼下關英攻之不克乃命王弼等由洱水東趨上關自以兵綴下關為犄角勢別遣胡海夜從石門間逆渡河繞出點蒼山後緣崖而上立旗幟昧爽軍在下關者望見之皆譟蠻眾驚亂莫身先士卒策馬渡河水沒馬腹將士隨之胡海之師亦自山而下遂斬關入拔其城世就擒分兵取鶴慶畧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于是諸蠻部皆下雲南平置都指揮司布政使司置貴州**質實**臨安古句町國元臨安路明改府今都指揮司**質實**因之威楚元路明改楚雄府今因之

點蒼山在大理府太和縣西山高千餘仞有峰十九
懸瀑注十八川蒼翠如玉蒙氏嘗封為中岳洱河在
大理府城東即葉榆水源出浪穹縣羅谷山上下二
關上關曰龍首關在太和縣北七十里當洱河之首
下關曰龍尾關在太和縣南三十里當洱河之尾皆
南詔皮羅間所築石門間道方輿紀要云大理府西
南三十五里一曰石馬橋亦曰天橋自河尾順流而
下有石門巨石橫亘是下關亦兼石門之稱鶴慶元
路明改府麗江元宣撫司明改府今皆因之石門關
在麗江府舊通安州西大理府北八十里當點蒼山
之背唐時石門南道也金齒百蠻之俗以金裹兩齒
者曰金齒蠻元初置金齒宣撫司于銀生崖旬後以
遠不可守移於近地今雲南永昌府治是也曹震濠
人王弼定遠人後徙臨淮段世初元憲宗取雲南至
大理段智興降乃封智興為摩訶羅嵯管頤八方由
是段氏仍世守大理至段寶已十傳世寶之子也

夏四月殺大理寺卿李仕魯

帝頗好釋氏教詔徵東南戒律僧數建法會于藉山
應對稱旨者輒召入禁中賜坐講論時寄以耳目諸
僧怙寵請為釋氏創立職官于是設左右善世闡教
等皆高其品秩道教亦然仕魯疏言陛下方創業意
指所向即示子孫萬世法程奈何舍聖學而崇異端
章數上不聽仕魯性剛介以開佛自任及言不見用
遂乞骸骨置笏帝前帝大怒
命武士碎搏之立死階下

質實

李仕魯字宗孔濮州人

免畿內浙江江西河南山東田租

置錦衣衛

儀鑒管領校尉
所掌惟陳列國
簿為宜無端而
改為錦衣且責

初置拱衛司管領校尉三年改為親軍都尉府而設
儀鑒司隸之至是罷儀鑒司改置錦衣衛掌侍衛緝

以緝捕刑獄之事則任過其職實為未允明祖止國取便一時而不復計其流弊迨成化正德以後浸假而寄之事權馴至未派益復隸于東廠於是緹騎橫行詔獄四出遂成大患作法於涼果誰之咎耶

捕刑獄之事鎮撫司隸馬帝時有所誅戮輒下鎮撫司雜治不由三法司其從校五百人祿秩名號無異京衛軍士而獨下隸所實
 大都督府稱為親軍
 正五品錦衣衛秩從三品
 十七年改
 正三品

旌表遼東高希鳳家

元臣名祖自定遼東歸帝問遼東風俗名祖言俗尚禮教往年石城有高希鳳者本光州固始人戊戌秋在遼東老鴉窠為亂兵所掠斷腕死其妻劉氏被虜罵不絕口死之希鳳仲弟藥師努亦死于亂妻李氏攜其子文殊及孤侄僧保往高麗避難中途度不雨全以其子差長棄之挈姪以行及明興遼民復業李氏訪得其子同歸守夫墓希鳳季弟布延布哈為納克楚所殺妻郭氏高麗人居渾濰自縊于馬樞希鳳

從子達實鼎為仇誣陷死妻金氏與姑邢氏繼於魚
塢又言定遠南河寨幹羅村有卒裴皮鐵者死其妻
李氏女直人年二十三後二年葬其夫自經于桑鄉
人合葬焉帝即日詔旌表希鳳家為五節婦之門裴
皮鐵家為質實石城縣金置尋省在今遼陽州東北
貞節之門質實五十七里石城山之下固始漢縣明
屬光州今因之藥師勞舊作藥師奴布延布
哈舊作伯顏不花達實鼎舊作塔失丁今並改

五月帝詣國子監釋奠於先師

初以應天府學為國子學至是太學成改學為監帝
親行釋菜禮命祭酒吳顥等進講遂親說尚書大禹
皋陶謨洪範大旨賜宴還監分六堂以館諸生
厚給廩餼歲時賜布帛文綺諸令節俱賜節錢
質實
吳顥河南人
以儒士舉

流廣平府吏王允道于嶺南

允道請開磁州鐵冶帝曰朕聞治世無遺賢不聞無遺利今軍罷不乏若復設此必重擾民杖之流海外

質實

磁州唐置元升滏源軍明州屬河南彰德府金屬直隸廣平府

秋八月復行科舉

三年一行為定制時雖復行科舉而監生與薦舉人才參用者居多嘗擢監生劉政等六十四人為布政按察使及參政副使等官或用為御史給事中而薦舉之途尤廣賢良郭有道秀才范敏曾秦稅戶人才鄭沂儒士趙聚皆起家為尚書其
質實 曾秦江夏人他由布衣登大僚者不可勝數
鄭沂浦江人鄭瀛弟二十六年擢國子生劉政等為福建左布政使等官

皇后馬氏崩

后勤于內治服則講求古訓以宋多賢后命女史錄其家
法朝夕省覽或言宋過仁厚后曰過仁厚不愈于刻薄乎
前殿決事武震怒后伺帝還宮輒隨事微諫帝為緩
刑戮帝幸太學還后問生徒幾何帝曰數千后曰人
才衆矣諸生有康食妻子何所仰給帝遂立紅板倉
積糴賜其家諸將克元都得寶玉至后曰元有是而
不能守意者帝王自有寶歟帝曰后意謂得賢為寶
耳后拜謝曰誠如陛下言及寢疾羣臣請禱祀求良
醫后謂帝曰死生命也禱祀何益且醫何能活人使
藥不效陛下能不以妾故而殺諸醫乎疾革帝問所
欲言曰願陛下求賢納諫慎終如始子孫皆賢臣民
得所而已丙戌崩年五十一帝慟哭服喪十五日遂
不復立后命內外臣民服三日喪音樂祭祀傳百日
其嫁娶文官傳百日軍民停一月諡曰孝慈皇后

九月葬孝慈皇后

葬于 質實 孝陵在今江寧府上元縣東北朝陽門外
孝陵 當鍾山之陽明太祖陵也今設陵戶守衛

禁樵
牧

選僧侍諸王

諸王之國令狹
一僧與俱既非
政體且方外之
人經涉世務鮮
有不生釁滋事
者顧使之濶名

高后崩諸王奔喪將還帝命各以一僧與之令誦經
修佛事吳僧道衍先以宗泐薦名在燕府籍中見燕
王棟即深相納數以 質實 道衍即姚廣
奇謀進棟甚信任之 孝長洲人

冬十月更定都察院官制

蕭藉其意何居
雖後此燕邸稱
兵構興家難由
時事相激而成

初吳元年置御史臺設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等官
十三年罷臺至是更置都察院設監察都御史八人

然非道行邪說
詭謀乘機蠱惑
或不遂萌進志
明祖開國規模
頗為濶大而典
裕之道實遠
圖此特小不經
意而已有毫釐
千里之差矣

分監察御史為十二道明年設左右都御史左
右副都御史各一人左右僉都御史各二人
質實

明史職官志御史大夫從一品中丞正二品侍御史
從三品十五年設監察都御史正七品浙江河南山
東北平山西陝西湖湖廣福建江西廣東廣西四川十
二道御史正九品十六年陞都察院左右都御史正
三品副都御史正四品僉都御史正五品十七年陞
都御史正二品副都御史正三品僉都御史正四品
十二道監察御史正七品永樂十九年罷北京道增
設貴州雲南交趾三道宣德十年罷交趾道始定為
十三道

十一月置殿閣大學士

以禮部尚書邵質為華蓋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
為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典

籍吳沈為東閣大學士又置文華殿大學士徵耆儒
鮑恂余詮張長年為之以輔導太子秩俱正五品當
是時以翰林春坊詳看諸司奏啟兼司
平駁大學士特侍左右備顧問而已
質實 宋納字
縣人吳沈字濬仲蘭溪人鮑恂字仲孚崇
德人余詮字士平豐城人張長年高郵人

癸亥
十六年春二月令天下學校歲貢士于京師

時諫官闕賢言國朝崇儒期為用也奈所司非人師
道不立及至選貢賢愚混淆甚至布政按察司將俊
秀生員選充承差有乖育才之意宜令府州縣學歲
貢生員各一人中式則賞及所司教官否則論如律
生員罰為吏從之命天下學校自明年始歲貢生員
各一人正月至京翰林院試經義四書義各一道判
語一條中式者入國
子監不中式者罰之

三月詔傳友德班師命沐英留鎮雲南

明年春師還論功封友德顯國公藍玉等爵
及子孫仍封賞有差其後沐氏遂世鎮雲南
世鎮雲南英子春晟昂及晟子斌昂孫璘璘弟璘斌
子璘璘孫昆昆子紹勳紹勳子朝輔朝弼朝弼子昌
祚昌祚子家敬子啟元啟元子天
波皆相繼鎮雲南與明代終始

復鳳陽臨淮二縣民世世無所與

諭戶部曰鳳陽朕故鄉皇陵在焉昔漢高帝生于豐
起于沛豐沛之民終漢世受惠朕今永免鳳陽臨淮
二縣稅糧徭
役其榜諭之

夏五月免畿內各府田租

先是賑大同饑免寧國運租至是說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田租又免畿內十二州縣養馬戶

田租一年
漕免二年

秋八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安陸侯吳復卒於普定

復在普定攻破諸路山寨由關索嶺開筍道取廣西泗城州蠻寨前後殺獲甚衆至是卒于普定追封黔

國公謚威毅妻楊氏年十七視殮畢質實關索嶺在沐浴更衣自經死事聞贈貞烈淑人普定南五

十里明置守禦千戶所泗城州宋置明初移治古勸洞今改府

甲子十七年春三月頒科舉條式

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試各三場第一場
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四書義主朱子集註易主
程朱傳義書主蔡沈傳及古註疏詩主朱子集傳春
秋主左次公羊穀梁胡安國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
第二場試論一判語五詔語章表內科各一第三場
試經史策五其應鄉試者國子學生及府州縣學生
之學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皆由有司
申舉其罷閒官吏及倡優之家與居父母喪者皆不
許入試鄉試中式者各布政使司
送禮部會試會試中式者赴殿試

曹國公李文忠卒

文忠罷量沈宏常師事金華范祖幹胡翰通曉經義
其釋兵家居恂恂若儒者常勸帝少誅戮諫帝征日
本又言寵宦者過甚非天子不近刑人之義及疾帝
親臨視使淮安候華中護醫藥至是卒年四十六御

製文祭之連封岐陽王諡武靖帝疑中毒之
賊中脅故其家屬于建昌諸醫並妻子皆斬
帝姊子初賜姓朱氏范祖幹字景先
胡翰見二年華中定遠人華雲龍子
質實 忠

大赦

秋七月禁內官預外事勅諸司毋通內官監文移

論侍臣曰宦寺與外臣交通峴視動靜夤緣為奸假
竊威權以亂國家為害非細故也朕為此禁所以戒
未然耳

盱眙人獻天書誅之

縣民有偽造天
書獻者命斬之
質實 盱眙秦縣明屬泗州今因之

八月河決開封杞縣

決開封東月堤自陳橋至于陳留橫流數十里又決杞縣入巴河達官寨之竭被災租稅陳橋驛在開封府城東北二十里巴河在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一名必水黃河之支流也

九月免西安府旱災田租

凡十三萬三千九百餘石

冬十月冊李氏為淑妃攝六宮事

妃壽州廣武衛指揮僉事李傑女

河南北平永遣使振之

閏十月詔天下刑獄刑部都察院詳議大理寺覆讞奏

決

諭刑官曰王良善御豈在于策周公善治豈在于刑
刑者輔治之具用之不可不詳故每令三審五覆無
非求其
生而已

十二月死中表相婚禁

翰林待詔朱善言民間以姑舅兩姨之子女法不當
為婚讐家訐訟或已聘見絕或既婚復離或兒女成
行有司逼奪按古重世婚其顯然可證者如溫嶠之
玉鏡臺以舅之子娶姑之女也呂榮公夫人張氏待
制張昱之女而待制夫人即榮公母申國夫人之姊
非以小姨之子娶大姨之女乎朱子小學有取焉今

江西兩浙此弊尤甚獄訟繁興賄賈實朱善字備
賂公行願下羣臣議弛其禁報可萬豐城人

乙丑十八年春二月雷電雨雪詔臣民極言得失

國子監祭酒宋訥獻守邊屯田策每將以東西五百
里為率國子監博士高允憲言察郡縣明勸戒學正
陳潛夫言贊直臣簡師
儒勵廉耻審用人四事

太傅魏國公徐達卒

達言簡慮精屢為大將善拊循與下同甘苦士無不
感恩效死尤嚴戢步伍所平大都一省會三郡邑百
數間并宴然歸朝之日單車就舍延禮儒生談議終
日在帝前恭謹若不能言帝常稱之曰受命而出成
功而旋不矜不伐婦女無所愛財帛無所取中正無
疵昭明乎日月大將軍一人而已先是太陰犯上將

帝心惡之時達在北平召還有疾帝為禱于神至是卒帝震悼輟朝追封中山王謚武寧賜葬鍾山之陰御製神道碑文記質實徐輝祖初名其功子輝祖嗣爵

九恭達長子

三月始選進士入翰林及為庶吉士

帝廷試進士擢一甲丁顯練子寧黃子澄俱賜及第為翰林院修撰二甲賜進士出身馬京等為編修吳文為檢討李震為承勅郎陳廣為中書舍人三甲賜同進士出身蹇瑤等為中書舍人命進士觀政於諸司其在翰林院承勅監中書六科者曰庶吉士在六部都察院諸司者仍稱進士引奏下第舉人俱為教官

質實

進士入翰林及庶吉士觀政進士之名俱自此始永樂二年乃定制以庶吉士專屬翰林

丁顯建陽人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黃子澄名混以字行分宜人會試第一馬京武功人蹇瑤巴縣

人賜名義

字宜之

免應天太平寧國鎮江廣德滁和七府州田租

命天下郡縣掩骼埋胔

定翰林院官制

先是翰林無常員亦無定秩至是更定品員學士一人正五品侍讀侍講學士各二人從五品侍讀侍講各二人正六品始以侍讀先侍講史官修撰從六品編修正七品檢討從七品俱無定員其侍書待詔則不常設

質實

明史職官志吳元年置翰林學士正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直學士正五品修撰典

簿正七品編修正八品洪武二年置學士承旨正三品改學士從三品修撰正六品增侍讀學士從四品

待制從五品應奉正七品典籍從八品十三年增檢
院從九品十四年定學士正五品罷承旨直學士待

制應奉檢閱典簿而設孔目

五經博士侍書待詔檢討

夏四月思州蠻叛命楚王禎率湯和等討平之

思州諸洞蠻叛命和為征虜將軍周德興為副將軍
帥師從楚王禎討之和等分屯諸洞立柵與蠻入雜
耕作以計擒其魁餘黨悉平先是吳面兒既遁帝諭
楊仲名不必窮追九月而兒寇古州復命禎率_和討
之和至古州擊平諸洞擒而兒送京師誅_{質實}
之俘獲四萬禎還藩親王統兵自此始
州地元安撫司明初設宣慰
司永樂十一年改府今因之

秋七月遣使封高麗國王禡

先是高麗貢使數至帝皆不納諭政府令遣官往視
嗣王如何政令安在若政令如前嗣王不被拘囚則
當依前王言歲貢馬千匹明年貢金百斤銀萬兩馬
百細布萬仍悉送還所拘遼東民方見王位真而政
令行否則弑君之賊必討無赦以後屢勅邊吏絕之
十七年六月禍遣使貢馬二千匹言金非地所產願
以馬代輸餘皆如約許之是年正月貢使至帝諭禮
臣曰高麗諸約未不已故索歲貢以試其誠倘非以
此為富也今既聽命宜損其貢數令三年一朝貢馬
五十匹至是禍上表請襲爵并乞故王謚乃遣使封
之賜故王
顯謚恭愍

八月振河南水

九月太白經天

文告教人已屬
末具在昔殷周
諸誓尚啟疑畔
矧世風遞降更
在數千年以後
耶然學宮里塾
以為教課之資
不過空言無補
尚不致有流弊
若罪囚能讀即
與減等則凡罹
網者且得恃大
誥為護符法
因之廢成何政

戊寅經天與熒惑同
度丁亥晝見犯熒惑

冬十月頒大誥於天下

帝患民祖元習徇私滅公乃輯官民過犯條為大誥
其目有十頒學宮以課士里置塾師教之囚有能讀
大誥者罪減等其後復命刑官撮大誥條日要畧附
載於律謂之律誥而大誥所載諸峻令未嘗輕用云

十一月免河南山東北平湖廣田租

十二月平緬宣慰使思倫發叛

先是大兵下金齒平緬瓊地相接思倫發懼請降詔
以為宣慰使尋又命兼統麓川之地至是思倫發反
率眾十餘萬寇景東都統馮誠禦之
會天大霧官軍失利千戶王昇戰死
質實 平緬古百蠻地元置

體乎

麓川平緬二路明初并為麓川平緬宣慰使後改隴川宣撫司今雲南永昌府騰越州東北距布政司六十六程景東南詔銀生府元置開南州明為景東府今改廳

丙寅十九年春二月振河南饑

復遣御史蔡新等檢核賑濟不及者三千一百戶補給之與賣男女者官為收贖六月青州鄭州蝗皆遣官振之
質實 青州劉宋置元益都路明青州府今因之

夏五月妖僧彭玉琳等作亂誅之

玉琳福建將樂縣陽門巷僧初名全無用行脚至新淦自號彌勒佛祖師作白蓮會縣民楊文曾尚敬等惑之同謀作亂玉琳稱晉王建元天定偽置官屬知縣率民兵掩捕之械玉琳并其黨送京師伏誅
質實

實

將樂縣三國吳置明屬延平府新淦秦縣
元升州明復為縣屬臨江府今皆因之

六月詔有司存問高年

貧民年八十以上月給米五斗肉五斤九十以上歲
加帛一疋絮十斤有田產者罷給米應天鳳陽富民
年八十以上賜爵社士九十以上鄉士天下富民年
八十以上里士九十以上社士皆與縣官均禮復其
家課寡孤獨者
歲給米六石

秋七月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

年六十以上者置翰林備顧問六
十以下於六部布按二司用之

冬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三

起丁卯明太祖洪武二十年盡
戊寅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 凡十二年

丁卯二十年春正月以馮勝為征虜大將軍率師征納克

楚

金山在今開原
縣西北慶州在
今巴林西北東
西相距約二千
里納克楚方據
金山以規取遼

元太尉納克楚擁衆數十萬屯金山數侵遼東帝以
勝為大將軍傳友德藍玉為副帥師二十萬征之諭
曰彼情詭詐爾等且駐師通州遣人覘其出沒元兵
若在慶州宜以輕騎掩其不備若克慶州全師竟擄
金山納克楚不意吾師之至必成擒矣復遣前所獲
元將鼐喇固北還以書諭納克楚等軍次通州聞元

東豈復能出兵
西略明兵即欲
掠其巢穴自當
從東道進師乃
反向慶州偵伺
敵踪何異燕轅
適越且元之諸
部久已離析瓜
分納克楚斷不
能仍舊有其故
地意當時或有
別部留屯慶州
而諸將未悉塞
外與程遙加牒
度遂妄指慶州
為納克楚出沒

兵有屯慶州者藍玉東大雪帥輕騎襲破之斬平章
郭勒禽其子布喇奇勝出松亭關分築大寧寬和會
州富峪四城質實巴林西北今開原縣西北慶州在今
駐兵大寧質實巴林西北今開原縣西北慶州在今
輿紀要自喜峯口而北一百二十里有故松亭關遼
金時戍守處也其相近者曰寬河城自是而東北曰
會州城由會州城東曰富峪城又東北為大寧新城
俱洪武時築龜刺固舊作乃刺吾郭勒舊作果來
布喇奇舊作不
蘭奚今並改

焚錦衣衛刑具

時天下重罪逮至京者多收繫錦衣衛斷治適有富
民繫衛獄用事者非法凌虐帝聞之怒曰訊鞠法司
事也或令錦衣衛審之欲先得其情耳豈令其鍛鍊
耶執用事者治之悉焚其刑具以因送刑部二十六

之所至明祖既
今自通州遣人
覘視復使從慶
州徑謁金山道
里迂迴機宜亦
多不合總緣明
人可塞外地理
全屬茫然但據
傳聞彷彿以為
措置不自知其
外謬可笑如此
耳
焚錦衣衛刑具
雖亦一時善政
且復申明其禁
似並能慮及方

年復申明其禁詔內外獄毋得
上錦衣衛大小咸經三法司

夏六月馮勝至金山納克楚降

勝自大寧帥師趨金山遣使送鴈喇因還至松花河
納克楚見之入驚相勞問鴈喇因述帝恩德納克楚
心動遣其左丞劉特默齊等來獻馬勝受之而引兵
徑踰金山降金國公和道進壓納克楚營而軍初納
克楚分兵為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鶯莊一曰
龍安伊圖河畜牧蕃盛及是為大軍所逼又已先入
鴈喇因言意猶豫不決因遣使陽為請降以覘兵勢
勝遣監王往受之納克楚所遣使亦還報極言大將
軍兵盛納克楚乃仰天歎曰天弗使吾有此眾矣遂
率數百騎詣王王大喜飲以酒納克楚酌酒酹王王
解衣衣之納克楚不肯服王亦不飲爭讓久之納克
楚取酒鹿地顧其下咄咄語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

來然其末季奸
喘藉以肆虐視
前加厲流毒無
窮不能悉除其
陷州一舉而廓
清之僅知過其
山炮如撲火不
滅後將益熾作
法于涼明祖不
能諉其咎矣
撫降須處置得
宜使之樂業安
居永消反側明
祖之諭誠策之
善者勝乃得眾
撤兵自取潰卒

下趙指揮解蒙古語密告茂納克楚將遁矣茂直前
縛之納克楚驚起欲就馬茂拔刀斫傷其臂不得騎
都督耿忠擁以見勝勝重禮之使忠與同寢食納克
楚將士妻子十餘萬衆在松花河北聞納克楚傷驚
潰有欲來追者勝遣和通諭降之先役凡二十餘萬
王九國公郡王四太尉國公五行省丞相一司徒平
章十三右丞左丞三十一凡官屬將校三千三百餘
人所獲輜重馬蓄亘百餘里還次金山伊瑪河復收
其殘卒三萬初帝聞捷即馳諭勝留兵五萬於大寧
防後患敬處降衆滿陽崖頭間與遼東兵參住耕牧
而勝以常茂驚潰衆懼不測乃盡俘其衆內徙大
寧兵亦悉拔歸都督濮英以三千兵殿後時納克楚
潰卒散匿者尚數萬聞之設伏于途謀竄取大軍過
不敢發英後至猝為所乘馬踣被執英絕食不言乘
間引佩刀刺腹死三千人殲焉勝之趨金山也臨江
侯陳鏞失道戕殺事聞詔追封英金山侯謚忠襄以

之性厚由其中
情惟怯且與常
茂不和欲以重
其罪且即常申
軍律以誅之勝
實無所辭咎何
轉俟異日稻場
黃語耶

米帛給銷家納克楚至京帝召見慰勞
質實松花河
甚至封海西侯爵喇固授千戶賜金帛
江一名混同江在吉林烏拉城東南源出長白山北
流會嫩江黑龍等江入海即古粟末水也龍安即金
隆要府元開元路明三萬衛今開原縣伊圖河在龍
安城東下流入松花江瀋陽遼金瀋州元瀋陽路明
瀋陽衛今盛京陳鏞豪人陳德子劉特默齊舊
作劉探馬赤和通舊作觀童伊圖河舊作一禿河伊
瑪河舊作亦
遼河今並改

秋七月太白三辰晝見

八月召馮勝還以副將軍藍玉領其軍

勝奏常茂激變狀械至闕茂勝之婿也勝每於衆中
卑折之茂不遜勝怒及納克楚衆潰勝歸罪於茂會

有言勝多匿良馬使闇者行酒於納克楚妻求大珠
異寶王子死二日強娶其女失降附心而茂亦許勝
過帝怒收勝大將軍印召還以藍玉搗之尋
命勝就第鳳陽奉朝請而安置茂於龍州
宋置元為萬戶府明仍為州土官趙氏世
襲今改下龍上龍二司屬廣西太平府

九月置大寧都指揮使司

司治大寧又至大寧中左右及會州
等衛皆隸焉明年改為北平行都司
南二百四十里
會州城在大寧衛西

詔商稅毋定額

戶部言天下稅課視舊有虧宜以洪武十八年所收
為定額帝曰商稅多寡歲有不同限以定額豈不病

民不從

以藍玉為大將軍帥師北伐

帝以故元特古斯特穆爾高在終為邊患乃即軍中拜玉為大將軍延安侯唐勝宗武定侯郭英副之都督耿忠孫恪為左右叅將率師十五萬往征之是冬元將托克托降於玉

質實

孫恪與祖之子叅將

明初設無品級無定員多以勲戚充之其後秩在副總兵下遊擊次之托克托舊作脫脫今改

冬十一月命湯和築瀕海城備倭

先是帝以倭患命和巡視浙江福建沿海諸城又命江夏侯周德興於福建濱海福州興化四郡築城練兵以備之德興相視形勢築城十有六民戶三丁取一以充戍卒是時和已請老會倭寇上海帝召和

謂曰卿雖老強為朕一行和靖與方鳴謙俱鳴謙國
珍從子也習海事帝訪以禦倭策鳴謙曰倭海上來
則海上禦之耳請量地遠近置衛所陸聚步兵水具
戰艦若壘錯置其間則倭不得入亦不得傳岸其
兵則藉近海民四丁取一以充無煩客兵也帝以為
然命和董其事和乃度地浙東西置衛所並海築城
五十有九選丁壯三萬五千人盡發州縣錢及籍罪
人資給役役夫往往過望而民不能無擾浙人頗苦
之或謂和曰民譴矣奈何和曰成遠策者不恤近怨
任大事者不顧細謹國無侮及于戈鉅井里將墟餘
何有焉復有譴者適吾劍踰年而城成選丁壯五萬
八千餘人戍之海防大飭其後嘉靖間東南苦倭患
和所築城堅緻久而不圯民賴以質實
相保咸歌思之請于朝立廟祀焉

上海采鎮
元縣明屬

松江府
今因之

十二月振濟南東昌東平登萊饑

振濟南三府饑民凡六萬三千八百餘戶又質寶登
造刑部尚書唐鐸運鈔百餘萬錠振登萊饑州

唐置明初屬萊州府
九年陞府今因之

戊辰二十一年春正月詔治有司匿災者罪

青州饑有司匿不以聞詔逮治之且著為令于是遣
人馳驛往振戶凡二十一萬四千六百鈔五百三十
六萬錠
有奇

三月沐英討思倫發破走之

先是思倫發誘羣蠻寇馬龍他即回之摩沙勒寨沐
英遣都督同知竄正擊破之至是思倫發悲舉其衆

蠻人驅象列戰
特藉以為恐嚇
庸衆之資使懦
者懼而却避鮮
有不受其蹂躪
者沐英部署將
士奮勵直前大
呼而繼以礮弩
先鋒足以備之
衆反走而賊且

寇定邊號三十萬英選騎三萬馳敵以輕騎三百批
之百夷以萬人驅三十餘象酋長跨巨象直前指揮
張因率騎卒五十餘人為前鋒注矢中象左膝及背
象仆射殺酋長大呼哭陣衆遂却英曰賊無能為也
乃置火礮勁弩為三行蠻驅百象被甲翼以標槍銳
甚英分軍為三都督馮誠居前同知寧正左湯昭右
英與將士約有功者賞退却者斬因乘風縱火礮弩
並發象皆反走賊有肯刺者殊死鬪左軍少却英登
高望之取佩刀命左右斬帥首來左帥見一人握刀
馳下恐奮呼哭陣大軍乘之無不一當百蠻大敗斬
馘四萬餘生獲象三十七賊帥各被百餘矢伏象質
背死思倫發遁去明年遣使入貢麓川平緬遂平質
寶馬龍他郎甸今雲南元江州新平縣西北有故新
化州舊為馬龍他郎二甸地明陞為州今裁摩沙
勒寨在故新化州東南其地羣山夾江險隘如峽
定邊明縣屬楚雄府今併入蒙化廳置巡司於此

奪其所恃握刀
駢突賊衆披靡
遂以克捷可見
臨敵決機將勇
者勝乃一定之
理即昆陽之虎
豹股柴亦由光
武威氣憑陵不
盡借助風雷也

夏四月藍玉襲破元特古斯特穆爾于捕魚兒海獲其
子迪保努

玉以大軍出大寧至慶州間特古斯特穆爾在捕魚
兒海間進馳進次紐輝南道無水軍士渴甚路傍小
山忽湧四泉士馬得不困乏至百眼井去捕魚兒海
四十餘里不見敵玉欲還定遠侯王弼曰吾等提十
萬衆深入至此無所得何以復命玉曰然令軍士穴
地而鑿毋見烟火乘夜馳至捕魚兒海黎明東北去
敵營八十餘里時大風揚沙晝晦軍行無知者敵不
設備弼為前鋒大破之斬太尉曼濟等降其衆特古
斯特穆爾以其太子添保努等數十騎遁獲其次子
迪保努及妃主以下百餘人追獲吳王代王等官屬
三千男女七萬七千餘人並寶璽符勅金牌金銀印
等物馬駝牛羊十五萬車三千奏捷京師帝大悅遣

使齊勅勞王比之衛青李靖王又破哈喇章營獲人
馬六萬師還進涼國公廸保努及妃主進京帝命有
司給第宅廩餼既有言王私元主妃事帝怒王無禮
切責王妃聞而自縊廸保努由是有怨言帝聞之曰
朕嘗與儒臣議欲封之以盡待亡國之禮廸保努乃
若是豈可使復居內地于是遣使送往琉球仍厚賞
遣之時元四大王父匿山中其下逃散畧盡四大王
窮蹙詣晋王府降帝命徙之雲南是年納克楚亦卒
以其子察罕為滿陽質實捕魚兒海在慶州西北今
侯後坐藍玉黨死
細琿南道及小山東方輿紀要云在慶州西境廸
保努舊作地保奴紐琿南道舊作游魂南道曼濟舊
作蠻子
今並改

高麗李成桂囚其王禍而立禍之子昌

禍欲魁遼東使其軍都相崔瑩李成桂繕兵成桂遣
千戶陳景元艾州以糧不繼而退禍怒殺成桂之子
成桂還兵攻之逼禍遜位于其子昌陳景來降成桂
又以禍本幸肫子禍之子亦不可為王氏後明年乃
廢昌別求王氏疎屬質實艾州一統志作愛州隸黃
定昌國院君瑤立之海道在朝鮮國城西南

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六月信國公湯和歸鳳陽

帝春秋寔高不欲諸將久典兵未有以發也
和以間從容乞骸骨帝大悅賜鈔治第鳳陽並為諸公侯治
第至是第成和築城海上還率妻子陸辭帝褒諭之賜賚甚厚

秋七月以解縉為監察御史

縉舉是年進士授中書庶吉士甚見愛重一日帝在大庖西室諭縉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縉即日封事萬言畧曰臣聞令數改則民幾刑太繁則民玩國初至今將三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臣聞陛下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袞一大誓賞延于世始終勿替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反之歎此由存養之功少如密耳若夫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復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為筵宴之所文淵猶未備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可肄官妓非人道所為禁絕倡優易置寺闢執戟埽陛皆用俊良勿興土木之工勿貪四裔之地減細縣省冗官痛懲法外戚刑永革京城工役婦女非帷簿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近歲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為能事以問囚多寡為勲勞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每聞上有敕有則必過以執持意謂如此則上

古稱井田善政
行於亂之後是
求治行於治之
時是求亂其說
誠不可易蓋自
阡陌既開貧富

思愈重此皆小人趨媚効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
而鏡照之哉陛下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輕重推
理器悍之夫闢葑下愚之輩朝捐刀鋸暮擁冠裳左
棄筐篚右綰組符雖曰立賢無方亦盍忱詢有德古
者善惡鄉鄰必記今互知之法雖嚴而訓誥之方未
備臣欲求古人治家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鄉約
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將
見作新於變至于比屋可封不難矣臣聞地有盛衰
物有盈虛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既稅於所產之地
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忝民之利如此察也且多貧下
之家逃亡轉徙無前日之生植有前日之稅糧或膏
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胥里之弊也欲拯困
而革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蕪常平義倉之舉積
之以漸至於九年之食無難者夫連坐起於秦法孳
幾本於偽書今為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
已陷其罪況律以人倫為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

本難一致若屬
在承平人安其
業而必為均田
限田之策紛紛
爭奪重擾閭閻
其所害於民生
者甚大或常兵
饑之餘汙萊通
野版籍蕩然因
而徹田定制計
口授產一經制
而示雖斬庶乎
無弊然亦須審
其時勢而熟策
之非可冒昧從
事也如解縉均

之于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同寅協恭相倡以禮
今內外百司推楚屬官甚於奴隸是使柔懦之徒蕩
無廉恥甚非所以勵風節也臣但知罄竭愚衷急於
陳獻所奏畧無次序惟陛下垂鑒書奏帝稱其才縉
嘗入兵部堂索皂隸語嫚尚書沈潛以開帝曰縉以
冗散自恣耶遂命為御史既而縉復代郎中王國用
草疏為李善長申雪又嘗為同官夏長文草疏劾都
御史袁泰於是大臣皆惡之會有詔近臣父皆得入
覲縉父間至帝召謂曰大器晚成若以而子質實解
歸益令進學後十年來用未晚也遂罷歸
字大紳吉水人沈
潛字尚賢錢塘人

發明

縉年二十成進士員才穎敏受特達之眷繼
言無諱自以為貴寵不過也數上封事言分

封勢重萬一不幸必有厲長吳濟之虞深中時弊
然數陳策博或不盡切於事理即如授田均田之

田之請未嘗非
因明承亂後起
見不知明立國
已將二紀民間
耕田納賦大局
粗定豈可復事
紛更況當時雖
罹戰爭亦未必
比戶仇離皆致
失其恒產若徒
向富厚者強取
以與人足未受
均田之益而怨
害先起矣天下
甫平民氣未定
不思撫循寧輯

法實泥古而不可行且疎放自恣露才揚已其後
不能夠建文之難卒被高煦之讒僵死紀綱之手
惜哉

九月勅天下衛所屯田

更定屯田法凡衛係衝要都會及王府護衛以十
之五屯田係衛所以五之四歲得糧五百餘萬石

越州蠻叛命沐英傅友德討之

越州土酋阿資故知州龍海子也沐英南征時駐兵
其地諭降龍海奏以為知州未幾即叛英以計禽之
徙遼東阿資襲父職益桀驁至是反帝命英友德會
兵討之友德道過平曩以其山險峻留兵千人守之
進擊阿資於普安大破之蠻衆攀崖緣壁墜死者不
可勝數阿資遁還越州阿資之叛也揚言曰我地有

而反重拂其心
又將何以維持
邦本乎縉不察
時宜空談經濟
仍不免書生迂
闊之見耳

定服飾以辨等
威同為正論然
不過審慎嫺微
所繫猶小而當
日眾建諸王封
地太廣實乖強

萬山之險豈能盡滅英乃請置越州馬龍三衛扼其
衝要又分兵勦捕阿資窮感遂請降余都御史黃政
從征雲南還次普安遇質實越州本苦麻蠻部元時
寇與其子玃力戰死之質實內屬置越州明改衛今
裁故城在曲靖府南寧縣平彝明衛今改縣屬曲靖
府馬龍元州明屬曲靖府今因之按苦麻元史地理
志作普廣今依明史曲
靖土司傳黃政錫山人

以卓敬為戶科給事中

敬鯁直無所避時制度未備諸王不服乘擬太子敬乘
間言京師天下視效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
服飾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度何以今天下帝
笑曰爾言是朕未慮及此茲器重之他日敬與同官
進見適八十一人帝命改官為元士尋以六質實卓
科為政事本源又改曰源士已復稱給事中質實敬

幹狗支之道遂
貽後世燕藩慕
逆禍基卓敬既
有所見何不舉
其大者則切力
陳而撫末務以
為建白可謂昧
于輕重或以明
祖本從其言為
惜即保而行之
亦安能弭患于
未形乎

字惟恭
端平人

冬十月元伊遜岱爾弑其主特古斯特穆爾

特古斯特穆爾既遁將依丞相耀珠于和林行至圖
拉河為其下伊遜岱爾所獲眾遂散獨與知院訥克
林等十六騎俱耀珠來迎欲共往依庫庫特穆爾會
大雪不得發伊遜岱爾兵猝至以弓弦縊殺之並殺
其太子添保努訥克林等遂來降自是五傳至坤特
穆爾皆被弑不復紀年有郭勒齊者纂立稱汗去國
號遂稱質寶耀珠舊作咬住訥克林舊作捏怯來庫
韃韃云庫特穆爾舊作濶濶帖木兒別一人非
王保保也
今並改

十二月安南黎季犛廢其王煒尋殺之

陳叔明立三歲傳其弟端端死弟煒代立其相
黎季犛竊柄廢煒弑之立叔明子日焜立國事

已巳
二十二年春正月改大宗正院為宗人府

府設令一人左右宗正宗人各一人以秦王樸為宗
人令晉王櫟為左宗正燕王棣為右宗正周王櫨為
左宗人楚王禎為右宗人其後質實大宗正院
以勲戚大臣攝府事不備官洪武初設

二月禁武臣預民事

時廣西都指揮耿良造譙樓發民丁青州等衛造軍
器科民財於是詔申明其禁凡有造作違五軍都督
府奏准
方行

湖廣千戶夏得忠作亂靖寧侯葉昇討之得忠伏誅

安福千戶夏得忠謫九溪洞蠻為寇昇同胡海等討之駐兵賊虎昇獨潛兵出賊後掩擊禽得忠送京師斬之置九溪永定二衛
改大庸衛為千戶所
質實安福千戶所在澧州慈利縣西北今改安福縣屬澧州九溪即九渡溪慈利縣而三十里有九渡山上有似梯下有九溪水經注九渡水南出九渡山山下有溪又以九渡為名九溪故衛在今安福縣北永定衛在慈利縣西南今改永定縣屬澧州大庸所
在永定西南
葉昇合肥人

夏四月賜江西山東湖廣貧民鈔

帝諭戶部九江黃州漢陽武昌岳州諸郡多貧民其遣入運鈔往振之又賜山東流民居京師者鈔振萊州兗州饑又振常德長沙辰州靖州衡州永州寶慶郴州德安沔陽安陸襄陽貧民凡鈔二百六十四萬

餘錠戶部請造小鈔自一十文至五十文以便民用
從之遣御史按山東官道災者御史許珪按河南
言自開封永城至彰德旱請減夏稅左都御史詹徽
以其希旨要譽請罪之帝曰御史能卹民隱達下情
何罪耶即命質實漢陽元邵元明府兗州甯置明府
振貸蠲其稅長沙秦郡明府衡州梁置明府德
安劉宋郡宋元明府今皆因之安陸元府明降州嘉
靖中升永天府今仍安陸府永城縣隋置明屬歸德
府今因之詹徽
字資善同之子

五月置泰寧朵顏福餘三衛

三衛地本烏梁海所居在黑龍江南元大寧路北地
元遼王阿爾察錫喇及惠寧王朵顏元帥內附帝即
其地置三衛曰泰寧以阿爾察錫喇為指揮使塔本
特穆爾為指揮同知曰朵顏以托羅海徹爾為指揮

同知曰福餘以喀克三納達齊為指揮同知各領所
部以安畜收獨朵顏地險而強初三衛分地延袤共
千餘里在潢水北及後漸徙漢南自全寧抵喜峯口
近宣府皆屬朵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皆屬泰寧
自黃泥窪東迤瀋陽鐵嶺至開
原皆屬福餘東西亘三千里
實寶三衛按今土默
特阿魯科爾沁
等部為泰寧衛故地喀爾沁教漢奈曼翁牛特巴林
等部及熱河五廳為朵顏衛故地科爾沁郭爾羅斯
杜爾伯特扎賚特等部為福餘衛故地黑龍江上源
曰鄂諾河自西北流六千餘里經薩哈連烏拉城東
南與混同江合方輿紀要云饒樂水或謂之烏龍江
大寧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即饒樂水矣潢水在臨
潢城南一曰黃巖水即西喇穆楞河也源出古北口
北五百餘里蒙古克什克騰界內之伯爾克和爾特
克東流經口外諸蒙古駐牧地又東南至開原縣西
北會赫爾蘇河入邊為遼河喜峯口在遵化州東北

七十里義州金置明義州衛今義州屬錦州府廣寧
金府元路明廣寧衛今廣寧縣屬錦州府遼河在奉
天府西一百里廣寧縣東北二百三十里有東西二
源自邊外合流而南經開原鐵嶺二縣西又南經承
德遼陽海城之西又南入海黃泥窪方輿紀要云廣
寧衛東南七十里為三岔光堡近堡有黃泥窪鐵嶺
衛故城在今鐵嶺縣東南五百里洪武二十六年徙
置今縣地開原元開元路明改開原置三萬衛今開
原縣烏梁海舊作兀良哈阿爾察錫喇舊作阿札
失里塔本特穆爾舊作塔賓帖木兒托羅海徹爾舊
作脫魯忽察兒哈克三納達
齊舊作海徹男答奚今並改

秋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擢海州同知陳翼福為太僕寺少卿

陳襲福故元卿史大夫福壽之子也生
事當戎邊帝念其父死節特宥而擢之

冬十二月遷周王櫛於雲南尋止之

櫛擅棄其國來居鳳陽帝怒命遷之雲南
尋止勿徙使居京師二十五年復勅歸藩

庚午二十三年春正月命晉王裒燕王棣帥師北伐

命傅友德等以北平兵從燕王王弼等
以山西兵從晉王征耀珠及傅爾布哈

二月河決歸德

決歸德東南鳳池口徑夏邑永城諸縣發興武等十
衛士卒與歸德屬縣民併力築之一月成及秋又決
開封西華諸縣災遣使質實歸德黃河自開封府儀
振萬五千七百餘戶封縣流入境東經睢州

考城商邱虞城夏邑縣北又東入江南碭山縣界歸
德唐軍金府明降州嘉靖中復為府夏邑縣本下邑
明改夏邑屬歸
德府今皆因之

三月燕王棣至伊都元太尉烏爾布哈等降

棣出古北口傾知烏爾布哈營伊都冒大雪馳進去
敵一磧先遣指揮和通往和通故善烏爾布哈至則
相持泣頃之大軍壓其營烏爾布哈等驚欲遁和通
止之引見棣賜酒食慰諭遣還烏爾布哈喜過望遂
偕耀珠等來降二十五年命元降軍**實寶**伊都方輿
赴北平聽燕王調用棣兵自此益強**實寶**紀要云明
初王師擒烏爾布哈於興和西北則伊都
當在興和城西北伊都舊作迤都今改

夏四月潭王梓自焚死

梓聰明好學嘗會府僚設體賦詩品其高下而資子之妃於氏都督顯女也顯與子琥坐胡惟庸黨誅梓不自安帝遣使召之大懼與其妃自焚死無子國除

閏四月詔百官期服母奔喪

初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奔赴吏部言一人或連遭五六期服或道路數千則居官日少更易繁數曠官廢事請自今期年服不許奔喪從之

五月以楊靖為刑部尚書

時詔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著為令靖以戶部尚書改刑部帝諭曰愚民犯法如响飲食嗜之不知止設法防之犯益衆惟推恕行仁或能感化靖承旨治獄明察而不事深文在部多所平反嘗鞠一武弁門卒檢

李善長股肱臣也知胡惟庸反謀隱而不舉即非甘心附和亦與躬蹈反逆同科明祖既以按治得實常明具獄詞以彰顯戮

賜韓國公李善長死

其身得大珠僚屬驚異靖徐曰偽也安有珠大者立碎之帝聞數曰靖此舉有四善焉不獻朕以求容悅一也不究其所投厭息大獄二也不獎門卒杜小人僥倖三也千金之珠猝然至前斥以為偽而辟之有過人之智質實楊清山應變之才四也

先是善長弟存義免死安置崇明善長不謝帝銜之至是善長年七十七耄不檢下嘗欲營第從信國公湯和假衛卒三百人和以聞四月京民坐罪應徙邊者善長數請免其私親丁斌等帝怒按斌斌故給事胡惟庸家因言存義等往時交通惟庸狀命逮存義父子鞠之詞連善長或告善長云將軍藍玉至捕魚光海獲惟庸通沙漠使者封績善長置不以聞於是御史交章劾善長而善長奴盧仲謙等復告善長與

庶法記昭而人知替乃當御史連章劾奏並未明正典刑時聞事陳顧因占驗賜死以應星變使一時罪狀不著無識者轉得藉口至陸仲亨費聚寶與逆謀當時亦釋而不問猶誅十載始正刑章而簿錄多人悲坐奸黨又豈能無株連太過之失乎

惟庸通賂遺交私語吉安侯陸仲亨家奴彭特穆爾等亦告仲亨及延安平涼南雄侯等皆與惟庸結黨獄具坐以大逆會星變言者謂其占當移大臣遂賜善長死并殺其家屬七十餘人子祺尚臨安公主免死徙江浦祺子芳茂以公主恩得不坐吉安侯陸仲亨延安侯唐勝宗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河南侯陸聚宜春侯黃彬豫章侯胡美榮陽侯鄭遇春等皆同時坐惟庸黨死帝條列其罪作姦黨錄布告天下明年虞部郎中王國用上言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藉令欲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使善長佐惟庸事成不過勲臣第一而已寧復有加於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取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齏粉覆宗絕祀善長胡乃以衰倦之年自溺之也凡為此者必有深跡急變人不得已或至相挾以求脫禍

今善長于祺托陛下骨肉親無纖芥嫌何苦而忽為此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殺之以應天象則尤不可臣恐天下聞之謂功臣如善長且如此四方因之解體也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無益願陛下作戒將來耳帝覽之亦不罪也彭

特穆爾薩作封帖木令改

秋七月崇明海門海溢

詔遣官振之發民二十五萬築堤

八月詔母以隸卒充選舉

詔凡選舉母質賢按明洪武實錄明史本紀俱作吏錄隸卒之徒卒按明洪武實錄明史本紀俱作吏考選舉志進士為一途舉貢等為一途又有吏員承差知印諸雜流為一途所謂三途並進也不得云凡選舉母隸吏矣按朱國楨大政

記作隸卒合之選舉志所云倡優之家不許入試者正相比附隸為人役訛作吏今從大政記作隸

振河南山東北平水災

給鈔七十萬錠又振湖廣災凡鈔二十二萬餘錠

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冬十二月罷天下歲織文綺

詔工部罷天下歲織段匹凡賞賚皆給絹帛如或賈乏就京織造工部尚書秦達言造弓箭亦擾民帝命俱於京師後質實後湖一名元武湖在上元湖置局造之縣北秦達字文用宣城人

辛未二十四年春正月免山東登萊青兗濟南水災田租

二月振高密樓霞莒州被質實高密秦縣明屬膠州
水民萬五千九百餘戶今屬萊州府棲霞縣
金天會中劉豫析蓬萊縣置明屬登州府今
因之莒州隋置明屬青州府今屬沂州府

三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河決原武

河水暴溢決原武黑洋山東經開封城北又東南由
陳州項城太和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于
淮而賈魯河故道達於又由曹州鄆城漫東
平之安山元會通河故道亦淤道官振之質實黑
洋

山在原武縣北二十里與陽武縣接界項城隋縣明
屬陳州今屬陳州府太和宋置泰和縣明改泰為太
屬潁州今屬潁州府潁上隋縣明屬潁州今屬潁州
府正陽鎮亦名東正陽在壽州西六十里與潁上縣

之西正陽鎮夾淮相對賈魯河故道元順帝至正十一年以賈魯為總治河防使自儀封縣東北之黃陵岡南達曹縣之白茅村汶于單縣之黃固歸總之峪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曹縣楊青村凡疏鑿二百八十里有奇河復故道曹州周曹國後周置州明屬兗州府今升府鄆城隋縣明屬濟寧州今屬曹州府安山東平州西南三十五里有安山一曰安民山志云漕河西岸有安民山山下為安山湖湖濛洞百餘里流入小洞庭湖仍合汶水亦名積水湖元會通河故道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間會通河起安山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引汶水以達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建梯三十一以時蓄洩即今山東運河也賈魯字友恒河東高平人

封子十人為王

欽定四庫全書

櫛為慶王權寧王榘岷王穗谷王松韓王實實櫛帝
模潘王楹安王恁唐王棟郢王橫伊王
六子余妃生封寧夏權第十七子楊妃生封大寧榘
第十八子周妃生封岷州尋從雲南穗第十九子郭
惠妃生封宣府松第二十子周妃生封開原模第二
十一子趙妃生封潞州楹第二十二子母未詳封平
涼榘第二十三子李賢妃生封南陽棟第二十四子
劉惠妃生封安陸模第二十五子葛麗妃生封洛陽

秋八月命皇太子巡撫陝西

帝念天下形勢在西北欲徙都關中先遣太子相宅
故有是命秦王模聞帝欲徙都有怨言帝怒召至京
錮之及太子還為
之解明年令歸藩

九月倭寇雷州

倭寇雷州遂溪縣雷州衛百戶李質實雷州唐置明
王鎮撫陶鼎戰死事聞皆官其子質實府遂溪縣唐
置明屬雷州
府今皆因之

冬十月以馮堅為僉都御史

堅南豐縣典史上書言九事一曰養聖躬清心省事
以為民社之福二曰擇老成輔導諸王使正心直言
以圖匡救三曰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備不虞四曰
精選有司旌別屬吏使人勇於自治五曰褒祀典俾
末俗有所興勸六曰省宦寺以防內權七曰調易邊
將以防外患八曰採廉能以懲貪墨九曰會闕防以
革奸弊書奏帝嘉之稱其知時務達事變又謂侍臣
曰堅言調易邊將則未然邊將數易則兵力勇怯敵
情虛實山川形勢無以備知倘得趙充國班超者又
何以數易為哉乃擢堅僉都御史堅在院頗持大體

尋卒
質實
南豐三國吳置明
子官屬建昌府今因之

十一月皇太子還京師

太子還上陝西地圖遂病
病中猶上言經略建都事

壬申二十五年春正月河決陽武

旁浸陳州中牟原武封邱祥符蘭陽陳留通許太康
扶溝杞十一州縣詔免其租振貧民七萬四千餘口
發民丁及安吉等十七衛軍
質實
通許宋鎮金縣太
康隋縣扶溝漢縣

明俱屬開封府今因之安吉衛
屬河南都司後為通州衛觀軍

發明

上年河決原武全入于淮而賈魯河及會通
河故道皆淤至是再決漫州縣十餘為患大

矣未聞講求藩復之策冬寒罷役而明春不復修
舉非禦災勤民之道也至永樂九年會通河間而
故道
乃復

前軍都督僉事何福討都勻畢節諸蠻平之

先是二十二年福平都勻蠻俘斬萬計收降寨洞一
百五十二處二十四年拜平羌將軍討越州叛蠻阿
資破降之至是平都勻所部九名九姓及畢節諸蠻
畢節復叛大掠屯堡百戶宋禮曲通皆戰死福檄後
軍都督僉事茅鼎等擣其巢禽叛
酋戮之分兵捕諸蠻建堡設戍
軍民府明改都勻衛弘治二年置府今因之九名九
姓苗種元獨山州長官司明改九名九姓獨山州長
官司弘治八年升為州屬都
勻府今因之何福鳳陽人

宥死囚輸粟北邊

見繫死囚貸之令還鄉里備貨輸粟北邊贖罪於是重囚得有死者四百四十八人

夏四月皇太子標卒

神器當擇賢而
畀燕王素稱才
武知子莫若父
明祖自當內斷
于心彼時即定
計建儲不但付
託得人並可弭
他日骨肉之釁
况父子世及本
三代以下之常

帝御東角門召對羣臣勸哭曰太子不幸至此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朕意欲立燕王何如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嫡承統禮也即立燕王置秦晉二王於何地帝立孫之意遂決八月祔葬孝陵東議懿文太子初師事宋濂迺經史大義帝命裁決庶務寬仁平敏于刑獄多所減省天性友愛秦周諸王數有過輒調護之使歸國或告晉王有異謀帝大怒太子巡陝西還偕之至京為涕泣以請帝意解王亦更以恭聞慎賢實劉三吾名如孫以字行茶陵人

經又深知長君為社稷之福復有何疑慮而向廷臣婉轉曲詢此蓋由明祖泥若好名致三吾頓生異議遂爾決意立孫一錯而不可復救且孫承嫡統其說不見禮經三吾所稱不知何所依據若太孫之名起于晉惠其後亦不克令終雖太甲嗣湯之

建昌衛指揮使伊嚕特穆爾叛命藍玉討誅之

伊嚕特穆爾合德昌會川迷易相興叩部諸番攻建昌轉攻蘇州王遣指揮瞿能討之至雙狼寨擒其將賊眾大潰伊嚕特穆爾遁能督兵追捕進至打冲河又敗之伊嚕特穆爾走相興州王遣百户毛海誘縛其父子送京師誅之盡降其眾會川土官知府王質春作亂千户劉成戰死指揮僉事俞輔擊降之

實德昌元路明千户所在建昌衛南一百四十里今置巡檢隸西昌縣會川元路明改衛今為會理州屬寧遠府迷易明千户所屬建昌衛後屬會川衛在衛西北八十里今置巡檢隸會理州相興元相興府明初因之尋改為州後改鹽井衛今鹽源縣屬寧遠府叩部後周置郡南詔為叩部州元州隸建昌路明改越舊衛今越舊廳屬寧遠府蘇州本漢蘇示縣地元置蘇州明改衛今為冕寧縣屬寧遠府雙狼寨一

事載于尚書亦以外丙仲壬之末堪繼嗣姑為變局不可以此例燕王建文也又如齊武帝之立鬱林遼道宗之立天祚亦皆弗克負荷浸至淪胥前車可鑑蓋三吾不過樂太孫寬厚乃敢偽託禮文以陰撓大計實罪不容誅而明祖不知慎始慮終輕

作雙浪寨在西昌縣水砦關西北打冲河在寧遠府西源出吐蕃蠻名黑惠江又名納夷江下流至會理州合金沙江瞿能合肥人特穆爾舊作月魯帖木兒今改伊魯

六月西平侯沐英卒

英沉毅寡言笑好賢禮士撫卒伍有恩未嘗妄殺在滇百務具舉簡守令課農桑墾屯田百餘萬畝滇池溢浚而廣之通鹽井之利以來商旅疏節濶目民以便安帝嘗曰使我高枕無南顧憂者英之功也及是卒年四十八遠夷皆為流涕追封黔寧王諡昭靖

秋七月高麗李成桂逐其君瑤而自立

成桂在國威權日盛瑤雖為所立慮禍必將及已與近臣圖之事泄成桂逐瑤而自立瑤出居原州王

于段受禍患自
貽實當斷不斷
階之厲耳

改詹事院為府

氏自五代後唐時得國傳四百數十年至是絕成桂
尋以國人表請命帝以高麗僻在海隅非中國所治
詔聽之既又請更國號
質實 原州隸江原道在
帝命仍古號曰朝鮮 朝鮮國城東面

先是東宮官多以大臣兼領十五年更定左右春坊
官各置庶子諭德中允贊善司直郎又各設大學士
尋定司經局官設洗馬校書正字二十二年以官聯
無統始置詹事院至是改院為府設詹事及少詹事
等質實詹事一員正三品少詹事二員正四品左右
官質實春坊大學士庶子俱正五品諭德洗馬從五
品中允正六品贊善從六品校書正九品
二十九年增設清紀郎司諫通事舍人

竄奇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縣教諭張恒于遠方

從權恒給由至京帝召問氏間疾苦從權恒皆言職
在課士民事無所知帝曰宋胡瑗教授蘇湖設經義
治事二齋兵農水利無不兼之當時得人稱盛爾二
人既不通世務罔識民情則平日所教何事生徒中
縱有人材亦為爾輩所壞矣命瀛之質實山陰縣金
遠方且榜示天下學校以為鑒戒
州今屬大同府給由明史職官志凡內外官給由吏
部考功司掌之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並引請九年通
考奏請錄其稱職平
常不稱職而陟黜之

八月給公侯歲祿

初帝賜勲臣公侯丞相以下莊田多者百頃又賜諸
武臣公田以其租入充祿勲臣莊佃多倚成于禁帝
每召諸臣戒諭之至是
給歲祿歸賜田于官

傳稱寬則得衆
書云寬而有制
二者不可偏廢
必有制然後可
行其寬如建文
寬則寬矣安能
有制哉及至削
諸藩似乎有制
矣而以冒昧行
之仍屬無制則
知其寬亦不過
柔懦無能之寬
而非有制之寬
也記事者於建

九月立孫允炆為皇太孫

允炆太子第二子也既立為太孫帝命裁決庶務寬厚如太子緣其意而有加焉中外頌德帝嘗大怒有所誅譴退朝太孫退曰如得其情哀矜勿喜是或一道也帝意解還者獲盜七太孫目之言于帝曰六人者盜其一非是訊之果然帝問何以知之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為光此人眸子瞭然顧視端詳必非盜也帝喜曰治獄貴通經信然

詔求精曉歷數之士

其數往知來試無不驗者爵封侯山東國子生周敬心上言臣聞國祚修短在德厚薄不在歷數陛下但當修德皇祚自傳萬世何必問諸小技之人又言陛下連年北征臣民皆以為欲得傳國寶臣聞傳國寶

文多過譽然亦
竟能拔其失國
之咎哉

出自楚平王秦始皇名之曰璽石敬瑭胤潞王攜以
自焚則秦璽固已燬矣敬瑭更以玉製普王入遼遼
亡道於桑乾河元世祖時北拉爾者漁而得之今元
人所挾石氏璽耳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
曰仁是仁乃人君之寶璽非寶也昔者三代聖王
不知有璽天下治安享國長久秦始皇制璽不旋踵而
亡陛下奈何忍大璽而求小璽耶又言方今戶口雖
多而勞民者衆倉庫雖實而民窮者多教化博而民
不悅法度嚴而民不從昔汲黯言於漢武帝曰陛下
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今國則
顧富兵則願強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衆于是多取
軍卒廣積稅糧征伐不休營造無極如之何其可治
也又言洪武十二年欽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
黨十九年逮官吏積年為民害者二十三年大戮京
民妄立罪名不分臧否豈無善良偶入誣誤之中者
皆漢時誤殺一孝婦東海祐旱三年方今四海水旱

未臻大稔未必不由殺戮無辜
感傷和氣之所致也疏入報聞
曾孫碩迪已死而貧其妻出玉璽一
史中丞崔或或召秘書監丞楊桓辨其文曰受命于
天既壽永昌傳國璽也祿之故太子妃鴻吉哩氏時
世阻方晏駕妃手以授于成宗桑乾河源出山西馬
邑縣北山下東流經山陰縣應州大同府陽高縣天
鎮縣界又東經直隸西寧縣南蔚州北又東經宣化
縣南界又東經保安州南與洋河會又東南入宛平
縣界為永定河即古濕河也 札拉爾舊作札刺爾
碩迪舊作碩德鴻吉里
舊作弘吉烈今並改

發明

天難謀命靡常宣衍數之學所能窺測哉
孟京房於漢何補唐太宗得秘識書言唐中

弱有玄武代王遂以武衛將軍李君羨小字五娘
疑而殺之不知才人武氏早已入宮故李淳風以

為多殺無辜不能達也明祖
過舉間敬心謹言可以悟矣

以方孝孺為漢中教授

紀此者蓋謂明祖有先見目若果有先見一立棟而諸禍自消何必留一迂儒令頓庸碌而成靖難誅夷之慘是大不然矣

孝孺少好學恒以明王道致太平為己任十五年以吳沈薦召見帝喜其舉止端整謂太子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禮遣還至是又以薦召至帝曰今非用方孝孺時除漢中教授劉王椿聞其賢聘為世子師名其讀書之廬質實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曰正學古寧海人克勤之子

冬十二月徵安陸知州余彥誠下吏尋釋之

彥誠以徵稅愆期逮州民楊么等伏闕乞留帝賜晏遣還么等亦賜宴時帝操重典繩羣下守令坐小過輒逮繫其部民走闕下乞留旋質實余彥誠遣還且加賞賚有因以起擢者質實德興人

伏闕乞留盡為
鍛造是熟陳之
柄編氓轉得而
操之咸何此體
明祖於此且加
以賞資起擢不
啻尊之作奸倘
猾吏刀民窺見
意指交通或聽
流弊伊于胡底
國法吏治不因
之俱壞乎

太子在東宮即
有以藩王有不

癸酉 二十六年春二月涼國公藍玉以罪誅

玉有勇略數總大軍多立功帝遇之厚寢驕蹇自恣
多蓄莊奴假子乘勢漁獵嘗占東昌民田御史按問
玉挂迷御史北征還夜叩喜峯關關吏不即納玉繼
兵燬關入帝聞之不樂又有言其私元主妃者鐫其
過于券玉猶不悛及西征歸以玉兼太子太傅而馮
勝傅友德俱兼太子太師玉攘袂大言曰我固不當
為太師耶比奏事多不聽益怏怏語所親曰上疑我
矣至是錦衣衛指揮蔣瓚告玉謀反廷鞫之獄詞云
王與鶴慶侯張瑄曹定侯陳桓景川侯曹震袖爐侯
朱瑄東莞伯何榮及吏部尚書詹徽戶部侍郎傅友
文等謀為變將向帝出籍田舉事獄具族誅之列侯
以下坐黨夷滅者萬五千人於是元功宿將相繼盡
矣 玉常遇春妻弟懿文太子元妃常氏遇春女也
王初征納克楚還言於太子曰臣觀燕王在國陰有

臣之心為言者
觀此則可知建
儲建藩之可行
不可行矣然燕
王在洪武時未
嘗有不臣之迹
即或陰懷大志
其事必甚秘亦
豈藍玉所能窺
測其密告太子
之言惟見于永
樂實錄或亦當
日史官附會否
則玉認為是言
以煽亂亦未可
知總之明祖若

不臣心又聞望氣者言燕有天子氣殿下宜審之燕
王聞而銜之及太子卒燕王來朝帝問曰民間近謂
朕若何對曰諸公侯縱恣無度不誅將有尾大不質
掉憂帝由此愈疑忌功臣王歸不數月而王禍作質
寶張翼臨淮人陳桓濠人何榮真之子詹徽資險刻
李善長死有力焉從懿文太子錄囚太子多所舍
徽必入之以語上上怒太子坐病悸曰死我者詹徽
及從太孫錄王玉不服徽叱曰速吐寶毋徒株連人
王大呼徽即臣黨粹徽下
斷手足戮之見臣林記

發明

燕王請誅功臣以逞私志適當帝猜忌之時
故其言易入藍玉之罪雖由自取而蔓延之

誅未免太甚其後燕師起而元功
宿將盡矣李九江輩何能為役哉

三月命晉王桐燕王棣節制山西北平軍事

無建儲建藩之
事繁論又何由
而起哉

詔二王軍中事大者方以聞宋國
公馮勝願國公傳友德並受節制

夏四月詔有司振饑毋俟報

諭戶部曰歲荒民饑必候奏請道途往還遠者
動經數月民之饑死者多矣凡遇歲饑廩以奏

旱詔羣臣言事理獄囚

帝以雨澤愆期命禮部令
天下郡縣以雨澤之數聞

秋七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以鄭濟為左庶子王勳為右庶子

初東宮官屬缺命廷臣舉孝義為行之士工部尚書
嚴震直以浦江鄭氏對帝曰朕素知鄭更聞其里王

氏力行鄭氏家法可用以勵天下乃徵兩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詣闕令自推舉鄭氏舉濟王氏舉懃遂並拜質實浦江唐析義烏蘭溪富陽三縣地置浦陽官縣吳越改浦江明屬金華府今因之鄭濟濂之弟王澄浦江人慕義門鄭氏風將終集子孫誨之曰汝曾能合食同居如鄭氏吾目瞑矣子孫拜受教澄之子子覺子麟子偉承父志子覺生應為鄭濟所舉授叅議子偉生懃義門王氏之名遂埒鄭氏嚴震直字子敏烏程人

冬十二月戶部奏是歲天下戶口之數

戶一千六百五萬二千八百六十
口六千五百四萬五千八百十二

甲戌 二十七年春正月癸天下預備倉穀貸貧民

先是命戶部遣耆民於各郡縣糴穀置倉儲之民間
委富民守視以備荒歉議者以粟藏久致腐宜貸於
民而取其漸者於是遣使給貸之

三月命工部藏兵甲

帝以四方底定命工部收
兵甲裹而藏之示勿復用

秋八月遣使修天下水利

帝諭工部湖堰坡塘可蓄洩以備旱澇者皆因地勢
修治之乃分遣國子生遍詣天下督修水利凡開塘
堰四萬九百
八十七處

九月命禮部定旌表例

日照縣民江伯兒母病割脇肉以療不愈禱於嶽祠
誓殺子祀神已而母病愈竟殺其三歲子山東守臣
以聞帝怒曰父子天性小民無知滅倫害理亟宜治
罪遂逮伯兒杖之百遣戍海南因下禮官定旌表孝
行例尚書任亨泰議曰卧冰割股事非恒經割股不
已至于割肝剖肝不已至于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為
甚墮宗絕祀不孝之大宜嚴行戒諭倘愚民遇父母
有疾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割股卧冰亦聽
其所為不在旌賢實
日照縣金置明屬青州府今
表之例詔曰可
屬沂州府任亨泰襄陽人

修寰宇通衢書成

帝命儒臣以天下道里之數編類為書其方隅之目
有八東距遼東都司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川松潘
衛西南距雲南金齒南逾廣東崖州東南至福建漳
州府北暨太平大寧衛西北至陝西甘肅縱一萬九

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
十里四裔之驛不與焉

冬十一月賜潁國公傅友德死

友德身冒百死自偏裨至大將每戰必先士卒以故
所至立功二十五年老友德請懷遠田千畝帝不悅曰
祿賜不薄矣復侵民利何居爾不開公儀休事乎及
是竟賜死友德與藍王先後同統兵有功王誅友德
內懼定遠侯王弼謂曰工春秋高旦夕質實懷遠宗
且盡我輩奈何帝聞之未幾弼亦賜死
改縣明縣屬鳳陽府今因之

乙亥二十八年春正月西平侯沐春討越州蠻平之

越州蠻阿資恃險屢叛春與都督何福率師營越州
城北伏精兵道左以羸卒誘賊賊悉眾出伏起大敗

之阿資亡山谷中春誦知所在樹壘斷其糧道已
出不意擒其巢遂禽阿資斬之俘其黨越州平

二月賜宋國公馮勝死

勝自金山歸不復將大兵二十五年命與傅友德練
軍山西帝春秋高多猜忌勝功最多數以細故失帝
意藍王誅之月與友德自山西召還勝嘗築柵場墜
觀其下以碌礪礮之取其輜輳聲走馬其旁以為樂
有樊父者勝兄國用妻家也所有干索於勝勝不予
樊父遂告勝家居不法場下悉塞兵器帝召勝賜之
酒是夕暴卒諸實實觀小兒也
子皆不得嗣

秋八月命都督楊文等討龍州奉議諸蠻

龍州土司也洪武初其酋趙帖堅歸附詔以為知州
許世襲二十一年帖堅死無子從子宗壽當嗣會常

茂以罪戍州帖堅妻黃以愛女子茂為小妻擅州事
茂病死黃與宗壽相告訐帝以遠人釋不問宗壽卒
得嗣已而或捕蜚語言茂匿龍州實不死宗壽知狀
帝怒命宗壽捕茂并諭都督府檄宗壽詣闕宗壽懼
遷延不敢出廣西守臣奏宗壽抗命且言未議諸蠻
皆梗化乃以文為征南將軍指揮使韓觀都督僉事
亦晟為副發江西湖廣諸衛兵討之復命致仕尚書
唐鐸往諭宗壽文宰師未至鐸還奏茂實死宗壽亦
伏罪請朝乃罷征龍州令文質實奉議州宋置明改
等移師討奉議諸蠻平之
西鎮安府韓觀字彥賓虹縣人宋
晟字景陽定遠人唐鐸鳳陽人

信國公湯和卒

和前有酒過守常州時請事不得醉出怨言曰吾鎮
此城如據屋脊坐左顧則左右顧則右帝聞而銜之

恭慎不泄所由以功名終和之律已實高亦當時諸將上亦猶

唐之李郭同建勲績而子儀獨全今名也明祖晚年于諸功臣多存疑忌然如胡藍之獄乃法所必誅餘雖各有取禍之道然往往株連不已罪狀又多未分明為盡乃藏較之漢高尤為過

九月免山東秋糧

以供給遼東山西北平軍需詔蠲其租又免應天等五府秋糧

頒皇明祖訓

初帝命儒臣編祖訓錄其目十有三曰歲戒持守嚴祭祀謹出入慎國政禮儀法律內令內官職制兵衛營繕供用六年書成帝自為之序命大書揭於右順門內西南廊下誦覽慎益至是更定名曰皇明祖訓頒示內外諸司諭曰後世有敢言更制者以姦臣論毋赦

甚也

丙子二十九年春二月命燕王棣帥師巡邊

寧王權言近者騎兵巡塞見有脫輻遺於道上恐有
遺警帝乃命燕王棣選精騎巡大寧全寧沿河南北
蹤跡所在掩擊之

三月敗元兵於察察爾山又追敗之於烏梁海圖城而
還

棣至察察爾山遇元兵人敗之禽其將布琳特穆爾
等數十人追至烏梁海圖城遇哈拉固又戰敗之遂
旋質實察察爾山方輿紀要云在大寧衛北察察
爾山舊作徹徹兒山布琳特穆爾舊作孛林
帖木兒圖城舊作禿城哈拉固舊作哈刺兀今並改

定孔子廟從祀

帝以行人司副楊砥質實楊砥字大言去揚雄進董仲舒

秋八月免應天五府田租

詔免應天太平寧國廣德鎮江五府租以酬民勞

殺監察御史王朴

朴性鯁直數與帝辨是非帝怒命戮之及市召還諭曰汝其改乎對曰陛下不以臣為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推辱至此使臣無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願速死耳帝大怒趣命行刑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

質實

王朴同州人本名權帝為改馬

九月大賚致仕武臣

凡二千五百人悉召入
朝大賚之各晉秩一級

丁丑三十年春二月白虹亘天貫日

三月熒惑入太微八十日

刑部請加叛逆法不許

刑部署尚書夏恕都察院署左僉都御史司中等奏
請加叛逆法以漢法反者夷三族宜改大明律依漢
法不分異姓同居三族皆坐帝曰古者父子兄弟罪
不相及漢用秦法故謀反逆者皆夷三族其法太重
明刑定律務在公平加之於人雖死不怨傳之後
世必不能有所變更恕等固請帝不允但令如律質

實

夏怨洛陽人

夏五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命楚王楨湘王栢帥師討古州叛蠻

先是古州蠻林寬作亂攻泊龍里守將千戶吳得鎮撫升孚殺賊數十人戰死事聞詔贈得指揮僉事孚正千戶以湖廣都指揮使齊讓為平羌將軍討之既而寬犯新化攻平茶千戶紀達笑陣手殺數人流矢中臂援之復戰賊大驚曰是平茶紀蒙耶蠻呼官為蒙乃遁帝命楚王楨帥師湘王栢副之由黔陽辰溪進勸二王不臨軍而請餉三十萬帝屢詰責之以讓逗遛不進命都督楊文充總兵官往代文未至讓得寬以獻帝卒誅讓命文討寬餘黨恚平之時貴州水西土酋居宗必登等亦叛帝命顧成會何福等討之

成擊斬數千人以計禽其黨卜判贊射實實龍里元
殺阿火者居宗必登援絕遠遁水西平實實寨明置
蠻夷長官司今司屬貴州黎平府新化明初置長官
司永樂中設府宣德中府廢仍為長官司今司屬黎
平府平茶明守禦所今廢故城在黎平府東黔陽宋
縣明屬沅州今屬沅州府辰溪南縣明屬辰州府今
因之吳得全椒
人并孚盱胎人

六月策試禮部下第舉人

初制禮闈取士不分南北是春考官學士劉三吾紀
善白信誦榜發宋琮等五十二人皆南士廷試擢陳
鄰第一諸生上言考官南人私其鄉帝怒命侍讀張
信等覆閱下第卷得六十一人以進不稱旨或又言
三吾信誦囑信等故以西卷呈帝益怒自閱卷取任
伯安等六十一人皆北士廷試擢武城人韓克忠第

一信昭及信等論死三吾以老戍質實武城本漢縣
邊時謂之南北榜又曰春夏榜云
別置武城於古夏城宋大觀中河決移今治西至清
河縣六十里明屬高唐州今屬東昌府宋琮泰和人
善易學授檢討語人曰翰苑有厄吾其竄乎既而考
官禍作琮亦遭戍復起刑部檢校鄉人楊士奇輩貴
顯琮無所攀援宣德中猶以檢討掌助教事卒官陳
邠閩縣人張信定海人任伯安題名錄作伏伯安歸
人德

秋八月河決開封

城三面受水詔改作倉庫於滎陽高阜以備不虞冬
蔡河徙陳州先是河決由開封北東行至是下流淤
又決而質實蔡河一曰汝河在開封城東南自汴河
之南分流至鹿邑縣合潁水其在陳州東曰

百尺蕭是年大河南決擁蔡
水入陳州而蔡河之流漸絕

沔縣吏高福興作亂命征西將軍耿炳文討誅之

先是正月福興及縣民田九成僧李普治謀為亂教諭王朴知之言於漢中衛衛發兵捕普治獲之次陽平關之土門賊大集逆戰官軍敗賊遂入畧陽殺知縣呂昌焚徽州殺學正顏叔彬陝蜀舊民皆響應炳文時練兵陝西帝命移兵討之炳文駐文縣遣將分道追勦至是福興就禽並獲其黨悉誅之有脅從者為軍凡四
質實
陽平關在寧羌州東北九十里
千餘人

九月平緬蠻刀鋒益遂其宣慰使思倫發詔沐春討之

平緬俗不好佛會有僧自雲南至思倫發尊信之又
有金齒戌卒逃入其境思倫發喜其技能俾繫金帶

與僧俱位部長上部長刀幹孟怒遂叛攻騰衝思倫
發走雲南沐春送至京師帝憫之命春與何福等討
幹孟遣思倫發還諭春先以兵送之企鵝檄幹孟來
迎不應明年遣何福等將兵五千踰高良公山直隸
南甸天破之斬其酋刀名孟回軍擊景罕寨賊憑高
堅守官兵糧且盡福告急春帥五百騎救之乘夜渡
洛江破之乘勝擊破峽實實騰衝唐白蠻所居號騰
峽寨幹孟乞降帝不許
武末改騰衝守禦千戶所嘉靖二年改騰越州屬永
昌府今因之高良公山亦曰高黎共山一名崑崙岡
在騰越州東北一百二十里蒙氏借封西嶽南甸元
路明改府又改州正統時為宣撫司今屬永昌府景
罕寨在永昌府潞江安撫司西南潞江在潞江安撫
司東北五十里亦曰怒江以波濤洶湧故名源出吐
蕃南流又東經永昌府界下流至緬甸入南海蒙氏
借封四瀆之一峽峽寨方輿紀要云在潞江安撫司

境

戊寅三十一年春二月倭寇山東浙江

倭寇山東寧海州百戶何福戰死殺鎮撫盧智寧海衛指揮陶輝擊敗之浙江都指揮言倭賊二千餘入寇海澳寨楚門千戶王斌鎮撫索實實寧海州金天潤等皆戰死詔發兵出海追捕

寧海軍大定中升州明屬登州府今因之寧海衛在州西海縣鎮在寧海縣南一百里舊作鐵塲於此楚門台州府太平縣西南有靈山與玉環山相接其峽如門名楚門港海舶由此出入楚門千戶所明置在太平縣西南六十里何福與前軍都督同姓名

夏五月帝不豫

次定四車全書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

三

臨朝決事
如平時

命都督楊文從燕王棣武定侯郭英從遼王植備邊開

平俱聽燕王節制

勅楊文總北平都司行都司并燕谷寧三府護衛隨
燕王郭英總遼東都司并遼府護衛隨遼王駐開平

防邊俱聽
燕王節制

發明

考明太祖實錄是年四月乙酉勅燕王防秋
五月甲寅帝不豫戊午勅楊文郭英乙亥再

勅燕王節制諸軍又云遣中使持符召燕王還京
至淮安用事者矯詔却還成祖實錄云太祖不豫

遣中官召上已至淮安太祖與齊泰等謀詐令人
齎勅符令上歸國云云所謂勅符即此勅也按太

祖寶錄重修於永樂中凡所云帝欲立燕王者已不可盡信而成祖寶錄則於建永之間更多誣辭不足為信史也洪武二十八年秦王模卒是年三月晉王柵卒燕雖勢居寵偏然節制之命豈足以為易儲之據哉

閏五月帝崩

乙酉帝崩於西宮年七十有一遺詔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諸王臨國中毋至京師天下臣民臨三日寶寶按明太祖寶錄閏五月皆釋服無妨嫁娶丙子朔乙酉十日也

太孫允炆即位

以明年為
建文元年

詔行三年喪

羣臣請以日易月帝曰朕非效古人亮陰不言也朝則麻冕裳退則絺衾杖絰食則饘粥卹社宗廟如常禮遂命定儀以進

葬孝陵

辛卯葬孝陵距崩七日遵遺詔也謚曰開天行道肇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廟號太祖時諸王尚未開喪遂援遺詔止毋會葬

明史贊曰太祖以聰明神武之資抱濟世安民之志乘時應運豪傑景從戡亂摧強十五載而成帝業厥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漢以後所未有也懲元政廢弛治尚嚴峻而能禮致耆儒考禮定樂昭揭

經義尊崇正學加恩勝國澄清吏治修人紀崇風
教正俊宮名義內治肅清禁宦豎不得干政五府
六部官職相維置衛屯田兵食俱足武定禍亂文
致太平太祖實身兼之至於雅尚志節聽蔡子英
北歸晚歲憂民益切嘗以一歲間交河鹽塘堰數
萬以利農桑備旱潦用此子孫永業二百餘年士
重名義閭閻充實至今苗裔蒙澤
尚如東樓白馬世承先祀有以哉

詔文臣五品以上及州縣正官各舉所知

非其人
者坐之

六月省并州縣汰冗員

質實建文初所汰冗員見於革除編年者有革都察
院司獄四員革天下陰陽醫學革建昌府盱江

遞運所南城縣藍田巡檢司又革鳳陽開封懷慶平陽等府屬遞運所九數十處有左右布政司一員革五軍都督府斷事官革夔州府大昌縣省衛輝府昨城縣訓導二員省永州府江華縣縣丞主簿各一員革各府照磨所檢校司獄省廣州府連山縣以其地入連州等甚詳憲章錄載有革略陽縣革南丹衛附慶遠省興濟縣入青縣省翁源縣入英德省保昌縣省忻城縣入東蘭省沔縣入襄城省兩當縣入徽州城縣

戶部侍郎卓敬請徙封燕王棣於南昌不聽

世人多以卓敬徙封之疏比之曲突徙薪而以比文不從為惜然不久而有顏黃子澄東甬門之語殊自

敬密疏言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北平形勝地士馬精強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南昌萬一有變亦易控制奏入翌日帝召謂敬曰燕王朕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敬叩頭曰臣所言天下大計願陛下察之帝

相子盾然教此論名
在洪武朝與諸正名
分之議並陳明祖或
能採而行之未嘗不
可預防後患至建文
既立燕藩久蓄異謀
誠使收說果行亦不
過速之及耳夫以熙
王智慮過人非能求
手受制者觀後此寧
王權本召不至即能
不動聲色襲而執之
徒封內地則欲之所
為深謀秘計固不能
出於王莽料之中則
當身處危疑顧肯俯

曰卿休矣
實寶
南昌唐南昌軍南唐升府明初
事竟寢
曰洪都府尋復南昌府今因之

召方孝孺為翰林院侍講

帝在東宮時素聞孝孺賢及即位自漢中馳驛召至
日侍左右備顧問帝好讀書有疑即使講解臨朝奏
事臣僚面議可否或命
孝孺就展前批荅之

以齊泰為兵部尚書黃子澄為太常寺卿參預國事

泰為兵部侍郎習邊事太祖嘗問邊將姓名泰歷數
無遺又問諸圖籍出袖中手冊以進簡要周密大奇
之子澄先以修撰充東宮伴讀帝為太孫時嘗坐東
角門謂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多不法奈何對曰諸王
護衛兵僅足自守倘有變臨以六師其誰能支漢七
國非不強卒底滅亡順逆之禮異也至是遂命子澄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寶治通鑑綱目三編

首聽人率制乎

太孫初止正龍潛養

德之時況明祖尚猶

在御即諸王擁兵于

外有河屬尊地偏可

疑而輒向宮僚商善

全良策實非儲貳所

宜言于澄承問自當

對以正道並舉睦親

大義與切款陳以弭

將來嫌讐乃竟預等

控制之術且引漢家

七國故事同例並稱

以逆斷諸王之必反

其輔導東宮處人骨

月實兩失之建文踐

燕翰林學士與泰同參國政時燕周齊相代民諸王
相煽動流言聞於朝帝謂子澄曰先生憶昔東角門

之言乎對實實齊泰初名德賜
曰不敢忘名泰漂水人

秋七月長星西隕

有聲如雷詔行寬
政赦有罪蠲逋稅

周王補有罪廢為庶人

補子有甥告補謀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齊泰與黃
子澄謀泰欲先圖燕子澄曰不然周齊湘民請王在
先帝時多不法今告變者已在周矣莫若先取之周
燕之母弟消周是剪燕手足也謀定入白帝遂命曹
國公李景隆以備邊為名猝至開封圍王宮執之以
歸帝欲釋之泰子澄不可未決出相語曰上婦人之

位未幾遂以憶昔東
角門之言為詢則其
處心積慮誠不免過
事猜防母使貽人口
實也

強請難制當時自吳
加燕周齊相代諸王
不過驕縱自恣初非
有觀視之心如吳淠
楚戊凡且有數自首
其父此在平人亦不
宜聽而仍當置之乎
法者乃欲借以剪燕
羽冀先刑周王相齊
復相繼罪廢實為非
策惠帝前運紹統不

仁月事勢如此安可不斷明日復言之乃廢楠質實
為庶人竊蒙化諸子皆別徙己復召還京綱之質實
蒙化元置府尋升路降州明初因之屬大理府正統
間升府今改雲南直隸廳李景隆文忠子小字九江

八月詔天下衛所軍單丁者放為民

西平侯沐春卒于軍
春在鎮七年大修屯政開田三十餘萬畝鑿鐵池河
灌宜良洞田數萬畝民復業者五千餘戶至是卒年
三十六無子弟晟質實鐵池河一名大池江一名盤
嗣詔何福領其衆質實江在宜良縣東八十里源自
曲靖府陸良州流入境至鐵池鋪入山峽數十里入
澂江府界謂之鐵池河宜良縣元置明屬雲南府今
因之

思得睦以繫屬人心
而顧然奪日開重傷
親義致諸簡人人自
危矧燕王久蓄異謀
疑畏益深適以促其
禍亂謀之不臧并不
止屯釐千里之謀矣
且齊黃既知建文之
為婦人之仁而已又
實無供奮之能害入
家國自貽伊戚雖一
死豈足以謝天下哉

冬十月癸亥守心

詔求直言舉山林巖穴懷才抱德之士壽州學訓導
劉亨言六卿秩卑於五府當並為一品國子祭酒師
表天下士位不當在太僕下諸將子弟宜設武學教
以事上使下之道帝嘉納之擢武進縣丞於是蘇州
府知府姚善薦錢芹授戶部司務
又鄭恕樓連鄭楷皆以薦擢用
質實武進縣孫吳
建明為常州府附郭縣今因之劉亨字嘉會廬陵人
燕王立罷歸屢薦不出姚善字克一安陸人錢芹字
繼忠吳縣人善迎芹上座質經義芹曰非今所急也
授以一冊皆守禦策鄭恕仙居人樓連金華人成祖
既殺方孝孺以草詔屬侍讀樓連連不敢辭歸詔妻
子曰我甘死恐累汝輩耳其夕自經死或曰草詔乃
枯蒼王景文曰無錫
王達鄭楷浦江人

分封本非良法
賈誼衆建之謀
主父偃推恩之
策亦不過書生
紙上談兵即未
雨綢繆尚恐不
足收制馭親藩
之效况惠帝時
積釁已成禍患
近在肩股高巍
此議燕王豈能
降心相從即從

前都督府斷事高巍上書言時政

巍在洪武時侍母蕭氏疾以孝行旌由太學生試前
軍都督府左斷事尋謫戍貴州及帝即位赦還遼州
知州王欽辟巍應詔時用事者方議削諸蕃巍獨上
書請加恩畧曰高皇帝分封諸王比之古制既皆過
當諸王又率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則紀綱不
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賈誼曰欲天下治安莫如衆
建諸侯而少其力今蓋師其意勿行黽錯削奪之謀
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在北諸王子弟分封於南在
南子弟分封於北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削矣
臣又願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人餽問賢者下
詔褒賞之驕逸不法者初犯容之再犯赦之三犯不
改則告太廟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帝頗嘉之不
能用及燕兵起命從李景隆出師參贊軍務巍復上
書請使燕令休兵歸藩代朝廷十萬師帝壯其言許

之而好亂樂禍
如高煦者亦安
能保其不相助
為逆耶貌惟送
其筆墨大言不
慙實無益于國
事觀其自請詣
燕王書不報遂
自拔歸則其空
言無濟概可見
矣

之魏至燕自稱國朝處士上書燕王極陳禍福具言
大喪未終毒興師旅其與夷齊泰伯讓國求仁之義
不大理建乎雖大王有肅清朝廷之心天下不無慕
奪嫡統之議即幸而不敗謂大王何如人哉書屢上
不報已而景隆兵質實斷事職官志洪武十七年五
服遂自拔南歸
從五品昇升正五品建文中草遼州隋置
明直隸山西布政司今因之高魏遼州人

頒示御史尹昌隆諫疏於天下

帝有疾晏朝昌隆疏諫畧曰昔高皇帝雞鳴而起昧
爽而朝百官咸懼不敢稍怠陛下嗣膺大業宜追繼
祖武未明求衣日昃忘食今乃即於晏安日上數刻
猶未臨朝恐自此上下懈弛曠職廢業非社稷福也
左右請以疾諭之帝曰直諫難得何可質實尹昌隆
沮也其以疏宣示天下使咸知朕過
質實尹昌隆
字彥謙

泰和
人

發明

有疾而晏朝御史諫而宣其疏可謂勉於勸言矣然明年昌隆即以抗疏謫福寧知縣則

帝亦奸名而非有改過遷善之實也厥後燕王入捕昌隆等為奸黨同驅就戮昌隆當陞大呼曰臣曾上章勸以位讓陛下奏牘尚在可覆按也將寶死改官昌隆以剛直自負卒被呂震之譖竟夷其族惜乎其死之不早耳

十二月賜天下明年田租之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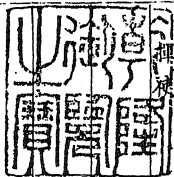
都督何福禽刀幹孟斬之

沐英既卒賊復懷武福率兵討之禽斬刀幹孟思倫發始歸平緬

以張昌為北平布政使謝賁張信為北平都指揮使

自帝為太孫中外屬望獨燕王棣心不平常懷窺竊及即位削藩議起僧道衍勸棣為逆棣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安問人心乃進相士袁珙及卜者金忠自是棣陰事一切與道衍謀棣居元故宮稱疾不出道衍練兵後苑穴地作重屋周繚厚垣密甃甃甃瓦缶日夜鑄軍器畜鵝鴨亂其聲久之事益露上變者日甚帝問齊泰黃子澄子澄曰先發者制人請討之泰曰今方有邊報但當以防邊為名發軍戍間平護衛精銳悉調外塞羽翼既除雖欲為變不能矣帝然之乃更置守臣以工部侍郎張昌為北平布政使謝賁張信為北平都指揮使並受密命伺察燕事尋命都督朱忠忠兵屯間平以燕護衛卒隸之又調北平二衛質實張昌澤州人謝賁朱詳所自洪於彰德諸處武時官錦衣衛指揮僉事降河

南衛指揮僉事張信臨淮人袁洪鄆縣人善相術謀
召見諦視曰太平天子也年四十鬚過臍即登大寶
矣已見藩邸諸校卒皆許以公侯將帥棣益自喜逆
謀遂決金忠鄆縣人宋忠未詳何許人洪武時官鄆
衣衛指揮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三